主许迈喜合传略

米尔萨•巴禧尔丁•迈哈姆德•阿哈默德 著

伊斯兰教国际出版社

主许迈喜合传略

米尔萨•巴禧尔丁•迈哈姆德•阿哈默德 著

Seerat Masih Mauood (Urdu)
By Hazrat Mirza Bashiruddin Mahmood Ahmad
(Chinese Translation)

中文编译部　　编译

© Islam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Ltd.

©2021 伊斯兰教国际出版社

中文版于 2021 年首次出版于英国

Published by:
Islam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Ltd.

Unit 3, Bourne Mill Business Park, Guildford Road,
Farnham, Surrey, GU9 9PS
United Kingdom

Printed in the UK at:
Raqeem Press, Farnham, Surrey

联络处：中文编译部
电话：　+44 (0)1252 783890
传真：+44 (0)1252 601219

网址：www.alislam.cn
电子邮件：osmanchou@yahoo.com

封面设计：　阿德南•拉希德

ISBN: 978-1-84880-047-2

简介

在分布极为广泛的穆斯林世界里，阿哈默底亚会是最进步、最有生命力的会体。这个会体与其它伊斯兰教组织不同的是，它是在受道教长、主许迈喜合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于 1889 年受真主的明命引导下建立的。这位伟大的宣教会体的奠基人终生享有真主的帮助、指导、保护和特恩，他的伟大生平明显地证实了他是来自真主的。因此研究他的生平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想清楚地知道他的宣称是否真实，也必须研究他的生平。

这个小册子简洁地叙述了他生平的一些主要事件，对于热心研究者和追求者来说，关于他的生活和性格的有限的一点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但总比一点也没有要好。

目录

前言……..五
主许迈喜合——阿哈默德…….. ……...….1
家庭……...……1
诞生和童年……...…6
早年的教育……...…9
基本教育结束后的生活……..……11
辞去公职……..12
在尽对人的天职中念念不忘安拉……..14
勤奋的一生…… …….……15
父亲辞世…….……15
精神进修……..……18
自我牺牲……..……19
初为公众知道的人……..19
启示叠来……..20
《阿哈默底亚的论证》……..20
哥哥的死……...…23
卓越的信士……...…23
忠顺的誓约……...…24
主许迈喜合……...…24
旅行与辩论……..…25
和基督教徒辩论……..28
一件趣闻……..29
提倡星期五为聚礼日……..30
宗教大会……..….31

挑战……..…35
关于力克拉姆的预言……..….35
土耳其领事在卡迪安……..…36
阿哈默德和亨利•马丁•克拉克博士……..36
倡议和平…….….39
为社会带来安定的伟大贡献……..40
主许迈喜合提出挽救印度动荡局面的方案...…41
一所伊斯兰教教育中学 (Talim-ul-Islam)…….44
阿哈默底亚会命名的由来……..45
《宗教评论》(The Review of Religions)……...45
宰牲节的天启演说…….…….…46
教授阿拉伯语…….…….…46
遵照穆圣预言为清真寺奠定塔基……...…...47
走向成功…….……48
复兴伊斯兰教的殉教者……..…48
在法院遭刁难终而水落石出……..…49
拉合尔之行…….….50
锡亚尔科特之行…….….51
毛拉维 • 阿布杜勒 • 卡里姆之死……..54
再访德里…….....54
访问卢迪亚纳和阿姆里察……...…..54
总机构的组成…….….56
政治动荡……...…..57
印度教萨玛杰会议……58
财政专员访问卡迪安…….….59
最后一次访问拉合尔…….….60

对富有者的演讲……61
和平的信息……62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概况……66

前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人类历史从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的过渡阶段。从那以后，人类与日俱增的关于自然法则的知识和人类对于自然力的逐渐掌握，给地球上人类生活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这一巨大的变化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诸多复杂而又令人费解的问题。虽然物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有了进步，但道德和精神的标准反而在逐渐的退步，而这种江河日下的趋势仍不见有任何止境的迹象，当然更谈不上能逆水行舟、勇往直前了。

前景凄凉，恢复这些精神道德的标准就成了宗教非常重要的任务，但宗教在这一抗衡当中又显得力不从心，所谓“现代化”和“进步的”力量可能很快会把宗教打下擂台。严峻的现实是，那些所谓的进步不但不能把人类引向安全和繁荣，反而正把人类推向混乱和毁灭。现在人们心灵深处所热望的是物质享受，他们完全陶醉其中，根本也就考虑不到未来。诚然一个人从然拥有了整个世界，但他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那世界对他有什么益处呢？当精神的指导者和保卫者们开始宣布他们与真主无关，他们说真主已不再是我们肉体和灵魂的主宰，甚至说真主已经死了的时候，难道就丝毫没有办法了吗？

有的：“安拉——除他以外，再没有值得崇拜的，永生的，自立立他的。假寐和睡眠不能侵袭他。

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不得他的许可，谁能向他说情？他知道他们前后的一切事情。除他所愿意的以外，他们不能得到他的任何知识。他的知识包罗天地，他保护天地也不觉疲乏。他是至高尚的，最伟大的。”（《古兰经》2：256）

真主的常德是永存的，是永远支撑天地万物的。他过去显现自己，同样的他今天也显现着自己。他永远给我们指导，这些指导足够解决各种偶发事件。他永远把自己显现在那些与他建立关系并努力奋斗的仆人们面前。每个时代所有的事件和复杂的问题都逃不开他的洞察，他以他完美的智慧做好了各种准备来对付它们。至于人们是选择正确安全的道路还是错误毁灭的道路，那将完全取决他们自己。

从《古兰经》——这部在二十三年期间（公元610 年——632 年）口头传授给伊斯兰教先知（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的启示录，我们可以得到全面而完善的指导。《古兰经》预言，至圣先知（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的精神将来会再次降临（参见 62：4）。的确，有很多先知的再次降临，例如耶稣基督、佛陀、克里希纳，都在不同信仰的经典里被预言过，而且他们再次降临的时间大都相同，即公历十九世纪末期。现在只要略加思考就能明白，所有的预言都是通过一个人的降临而显现了，因为他们所宣传的真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的指导和医治时代弊病的药方必须是全部相同的、全面的而又不相矛盾的。

受道教长就是卡迪安的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1835——1908），他在 1876 年开始接受启示，直至 1908 年 5 月 26 日去世，他不断地接受了很多启示。他是伊斯兰教至圣先知（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的忠实而又献身的仆人，他是一位完美无瑕而又精神境界很高的人。1891 年，他宣称真主已经向他明示，今后他就是主许迈喜合。有一个启示说他是先知团体中安拉的勇士。他并宣布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根据《古兰经》的宗旨和他所接受的启示，提供今后人类所需要的指导，这些指导如同关系到阿丹的时代一样，同样也关系到他这个时代。在履行这一使命时，他在那些迷惑不解的真理追求者的眼前，全面的展示了《古兰经》无穷的知识、哲学、指导智慧和真理。确实，他不仅向人类展现了《古兰经》的内含，而且给人类带来了一个崭新而又美好的精神世界。《古兰经》所教导的及先知穆圣（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所示范的道德和精神的标准是由他复兴起来的，因此人们不但能从他的训诫中而且也能从他的实践中获得益处。总而言之，他是受命来传达真主的意旨——真主对于解决未来时代的复杂问题所给予的回答。

他与真主建立了精神联系，并向人们指出与真主建立精神联系的门径。今天，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他的信从者们都有幸分享了这种经验并能给予人类提供客观的明证。

他的预言不断的正在世界各地被实现，证明他宣称

自己是主许迈喜合是正义的。

他所提供的指导拯救了成千上万生活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的人们，给他们的心里带来和平与安宁。

这本小册子简洁地叙述了他生平的一些主要事件，对于热心研究者和追求者来说，关于他的生活和性格的有限的一点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但总比一点也没有要好。没有一本用英语写成的关于他的生活、性格和使命的全面而又权威性的材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缺憾，而这不足必须加以弥补，以便有利于医治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在腐蚀道德和精神生活基础的病症。这本小册子是在 1916 年主许迈喜合去世后八年由他的儿子第二继职人——米尔萨·巴禧尔丁·迈哈姆德·阿哈默德（1889——1965）先生用乌尔都文写成的，其英文译本于 1917 年初次出版。读者应该记住这几个日期，以避免误会和混淆。作者本人完成了主许迈喜合于 1886 年 2 月所公布的最庄重的预言之一。他于 1914 年成为阿哈默底亚会的领袖，他在位时期不断遭到敌对行动，有时那些最严峻的敌对势力甚至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但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面对那些敌对势力，常获胜利并使宣教事业突飞猛进。他于 1965 年 11 月去世。

扎夫鲁拉·汗

1967 年 7 月于海牙

主许迈喜合——阿哈默德

阿哈默底亚会的创始人阿哈默德的全名是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他是卡迪安村[1]人，这个村庄位于巴塔拉火车站以东十一英里处，距阿姆里察三十五英里，距拉合尔大约七十英里。他于 1836 年或 1837[2]年出生在这个村子里，他的父亲名叫米尔萨·欧拉姆·穆尔塔扎。阿哈默德出生在一个星期五，他的孪生妹妹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在叙述他的生平之前，简要介绍一下他的家庭背景是有帮助的。

家庭

阿哈默德的家庭在这个地区里是最受人尊敬的家庭之一，他是帖木儿君王的叔叔巴尔拉斯的后裔。当征服者帖木儿攻克他叔叔所统辖的库什时，他的叔叔举家迁移到霍拉森，他们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在伊历十世纪，即公元十六世纪时，这个家庭里一个名叫米尔萨·哈迪·贝格的人带领大约二百名随从人员移居印度，在比亚斯河附近九英里的地方建立一个村庄居住下来，取名为伊斯兰普尔（伊斯兰城）。他品德高尚，德里的中央政府任命他为这一地区的法官。由于这个任命，他的村子便由伊斯兰普尔改名为伊斯兰普

[1] 属于印度旁遮普省。

[2] 根据新的研究，他出生于 1835 年。

尔·卡济，意为它是地方法官的所在地。后来人们省略了伊斯兰普尔，只称它为卡济。根据当地人的发音，卡济被念成卡迪（Qadi），最后又演变成卡迪安（Qadian）。

这个家庭世世代代继续住在那里，虽然村子远离首都德里，但其成员还身居莫卧尔王国的重要职位。后来莫卧尔王国的权利逐渐削弱，旁遮普省随之分裂成许多小的封地，这个家庭仍然相对独立地拥有卡迪安以及方圆六十平方英里的土地。后来锡克人上台，拉姆卡尔家族与其它一些家族结盟，发起一个反卡迪安运动。阿哈默德的曾祖父在世时，抵挡了他们的进攻，但到了他的祖父时，这个地区的面积逐渐缩小，最后只剩下卡迪安（当时卡迪安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城堡，四周围着城墙）。后来因为一些村民的叛变，卡迪安被锡克人攻占，这个家族的男男女女全部被俘虏。过了一些时候，锡克人允许他们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就来到格布尔特拉邦（Kapurthala），在那里又居住了十六年。当马哈拉杰·兰吉特·幸格（Maharaja Ranjit Singh）把国内众小首领逐步统一起来以后，他把阿哈默德祖辈的大部分财产退还给了他父亲。后来他和他的几个兄弟一起参加了马哈拉杰的军队。当英国人取代锡克人的统治以后，虽然他的家庭封地全部被没收，但还允许阿哈默德的父亲享有卡迪安村的所有权。关于上述情况，下面引证莱帕尔·格里芬（Sir Lepel Griffin）所写的《旁遮普首脑》一书里的文字记载是很合适的。

1530 年即巴巴尔王朝最后一年，撒马尔罕的一个名叫哈迪贝格的莫卧儿人来到旁遮普，在古尔达斯普尔定居下来。他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被任命为管辖卡迪安周围七十个村庄的法官，据说卡迪安是他亲手建立的，并为它起名伊斯兰普尔·卡济（Islampur Qazi）,后来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卡迪安（Qadian）。这个家族一连几代在王朝的政府里受任显贵的职位，只是当锡克人强大起来以后，他们才开始潦倒。

古尔·穆罕默德和儿子阿达·穆罕默德与占领卡迪安周围地区的拉姆格力亚和格乃亚·米萨尔[3]长期争吵不休，后来阿达·穆罕默德丧失了全部地产，便来到贝葛瓦尔（Begowal），在萨达尔·法特赫·幸格·阿鲁瓦里亚（Sardar Fateh Singh Ahluwalia ）的保护下，在那里平静地度过了十二年的光阴。他去世的时候，兰吉特·幸格已经占有拉姆格力亚和格乃亚·米萨尔的全部土地，他邀请欧拉姆·穆尔塔扎回到卡迪安，并归还了他祖先留下的大部分地产。

然后他和兄弟们一起参加了印度拉惹(Rajah)的军队，在克什米尔前线和其它的战场上表现都很出色。在纳奥·尼哈尔·幸格、赛尔·幸格和拉合尔的达尔巴尔（ Darbar [4]）时期，欧拉姆·穆尔塔扎在军队里连续服役。1841 年，他和文突拉将军一起被派往曼迪和

[3] 锡克两个家族。

[4] 拜见印度拉惹的大会。

古卢[5]，1843 年他被派往白沙瓦，他在那里统率一个步兵团。在哈扎拉镇压起义中，他战绩卓著，当 1848 年发生叛乱时，他仍忠于政府并为之英勇战斗。他的兄弟欧拉姆·穆希丁（ Muhi-ud-Din ）在这一时期表现也很卓越。当巴伊·马哈拉杰·幸格（ Bhai Maharaj Singh ）为了支援狄万·穆尔·幸格带领军队向木尔坦进发时，欧拉姆·穆希丁和兰格尔·汗萨希瓦尔、萨希布·汗·蒂瓦纳等几位君主共同使穆斯林行动起来，与米斯拉·萨希布·达亚尔的军队一起向叛乱者发起进攻，并彻底粉碎了他们，把他们赶到杰纳布河地区，在那里消灭他们六百多人。

在合并[6]的过程中，这个家庭的封地又被没收，欧拉姆·穆尔塔扎和他的兄弟只得到了七百卢比的抚恤金，而且继续保留卡迪安及其周围村庄的所有权。在平息 1857 年的暴乱中，这个家庭立下了显赫战功。欧拉姆·穆尔塔扎招募了很多士兵。当尼科尔森将军在特里姆卡特把从锡亚尔科特逃跑的第 46 步兵团的暴动者消灭掉的时候，欧拉姆·穆尔塔扎的儿子欧拉姆·卡迪尔正在尼科尔森将军的军队里服役。尼科尔森将军授予欧拉姆·卡迪尔一个立功证书，说明在 1857 年的战斗中，卡迪安家族比这一地区的其他任何家族都更忠诚。

欧拉姆·穆尔塔扎同时还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

---

[5] 印度两个地区。

[6] 当旁遮普属于英国在印度的管辖地区时。

1876 年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欧拉姆·卡迪尔接任。欧拉姆·卡迪尔一贯支持地方当局，因此他获得很多官方授予的证书。他曾一度担任过古尔达斯普尔地区公署的局长。他的独生子过早的夭折以后，他收养了自己的侄子苏尔丹·阿哈默德。自从 1883 年欧拉姆·卡迪尔去世后，苏尔丹·阿哈默德被视为这家之主。苏尔丹·阿哈默德一开始在政府里担任副镇长，现在已是副县长了。

这里必须提一下，欧拉姆·穆尔塔扎的小儿子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 Mirza Ghulam Ahmad ）是著名的阿哈默底亚会的发起人，他出生于 1839[7]年，受过良好的教育。1891 年他宣布自己是受道教长（Mahdi）和主许迈喜合（Messiah）。因为精通宗教学和逻辑学，他很快就获得了大批的信从者。现在阿哈默底亚会宣称自己在旁遮普省和印度的其它地区拥有三十万[8]忠实的信从者。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乌尔都文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对当时一些穆斯林的圣战观念加以反驳，他的这些著作在穆斯林当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因为他经常被他的宗教反对者卷入争论和诉讼中，因此他多年来过着风雨飘摇的生活。可是当他于 1908 年去世时，却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敬，甚至包括那些和他持不同见解的人们。

---

[7] 实际应该为 1835 年。

[8] 现在（2021 年）已超过一千万人。

这一会体的中心一直设在卡迪安。为了广泛宣传有关这个会体的宗教使命，在卡迪安建立了一所很大的学校和一所印刷厂。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的第一位继职人是毛拉维·努尔丁（Maulvi Nur-ud-Din），他曾担任过几年克什米尔拉惹（Maharaja）的私人医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内科医生。

这个家庭拥有卡迪安这个大村庄的一切产权，而且附近三个村子全部税收的百分之五也归其所有。（《旁遮普首脑》莱帕尔·格里芬著）

诞生和童年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的生平。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出生于 1836 年或 1837 年[9]，那时他父亲那颗福星仍在高照。父亲的封地和他在兰吉特·幸格拉惹的军队中的级别给他带来了优越的生活。然而，安拉的意旨是：阿哈默德应在有助于培养他归向安拉的环境中成长。因此他出生后不到五年，兰吉特·幸格拉惹就去世了。之后，锡克政权开始衰落，阿哈默德父亲的家境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在英国人统治时期，他的境遇坏到了极点，他的财产全部被没收；虽然他花了数千的卢比企图恢复他的封地，但他的努力并无成果。这种命运的逆转给他带来了终生的苦恼。这个情况在阿哈默德所写的一本书里

[9] 根据新的研究，他出生于 1835 年。

有过记载，他说：

“我的父亲因为遇到很多使他失望的事而愁眉苦脸。打官司就花掉将近七万卢比，后来证明这些钱是白花了，因为我们早就失去了原属于我们祖辈的地产，而重新获得这些地产只是妄想而已，因此所做的努力均告失败。他非常悲痛和忧愁，他的生活变得很悲惨。目睹这一切使我内心产生了一种纯洁的变化，因为他的悲惨境况常常促使我追求一种不受世俗干扰的生活。那时他还有几个村庄的所有权，除了从先前他供职的一个地方领取退休金以外，英国政府为了奖励他良好的工作表现仍在给他报酬，但这些收入和他早先的收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总是忧愁、闷闷不乐，有时还抱怨说，他为了获得这些倒霉的财产而付出了很多心血，如果当初他把这些心血用在宗教活动上，他早就成为精神道德很高尚的人了。他还经常念诵以下诗文，以表达他的感想，即追求世俗的物欲是毫无意义的。

عمر بگذشت و نماند است جز ایامے چند

بہ کہ در یادکسے صبح کنم شامے چند[10]

我还多次听到他念诵自己写的诗文：

از درے تو اے کسے ہر بے کسے

نیست امیدم کہ بروم ناامید[11]

---

[10] 编者按：我的生命只剩下几天；所以最好应该花一些夜晚来纪念安拉。

بآب دیدہ عشاق وخاکپائے کسے

مرادلے است کہ درخوں تپد بجائے کسے[12]

到了晚年，他预感到自己去见安拉将会是两手空空，曾多次痛心地说：‘我因追求世俗的虚荣而荒废了一生。’”

阿哈默德在上述引文里描述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父亲的心境。他少年时代受教育的环境完全是根据安拉的意旨安排的，他才摈弃了追求世俗荣华的信念。是的，尽管他父亲和哥哥的境遇在每况愈下，而平民百姓仍视他们为显贵之家，就是那些政府官员对他们也不敢怠慢。然而他们渴望优裕的物质生活和与其家族地位相称的财产，他们终生努力追求了，但终未成功。这一事实使阿哈默德的纯洁无暇的心灵认识到一个真理，即人生是短暂的，人们最终都要对造物主解释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他童年时代得到的教训，他牢牢地记着这个教训，直到临终也没有忘记。虽然花花世界朝他走来，企图把他诱入歧途，但他却无动于衷。他已经避免了它的诱惑而远离了它，他从未让它再接近他。

---

[11] 编者按：无助的人的依赖对象（安拉）啊！我并不希望任何人从你那里失望地返回。

[12] 编者按：我以恋人的眼泪和沾了土的脚发誓，为了一位存在者（安拉），我的心在流血。

早在童年时代他就看到，父亲的生活里曾经有过痛楚的教训，这个教训使他对这个世界变得非常淡薄。这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全心全意地想获得安拉的喜悦。他的传记作者谢赫·雅库布·阿里记述了他童年时代一个很有意义的故事。有一次，他请与他一起玩耍的小女孩（他后来的妻子）为他祈祷，他说："为我祈祷吧，小得可怜的人啊！安拉赐我礼拜的力量。"从这简短的几句话里，我们不难发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充满着多么高尚的情操。即使在那个时候，他唯一追求的目标就是安拉，也只有安拉。我们还注意到他早年就已经成了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认识到只有安拉才有能力把人的愿望变成现实，礼拜给你带来的恩惠是安拉的恩赐。他渴望通过礼拜受惠主恩，他知道只有安拉才能满足他那幼小心灵的渴望。而他周围的人们，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都同样是物欲熏心。这足以证明，在他的心灵里没有尘世的污浊，为了迎接世界的大变革，他正在接受安拉的帮助。

早年的教育

他出生在一个不重视教育的愚昧时代。在锡克族统治时期，如果有人收到朋友的来信，那么他要费很大的周折找人替他读信，因此往往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知道信的内容。很多贵族出身的人也终身是文盲。既然阿哈默德受命于安拉的意志来完成一个至高的使命，安拉就授意阿哈默德的父亲为他将来的教育做准

备。尽管他要操心很多生计的问题，在那愚昧无知的年代里，他并没有忽略为阿哈默德提供足可以受到良好教育的资金。他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他请了一名叫法兹勒·伊拉希（Fazl-i-Ilahi）的家庭教师，教他诵读《古兰经》和波斯文的一些书籍。十岁时，父亲又为他请了一名叫法兹勒·阿哈默德（Fazal Ahmad）的老师。据阿哈默德自己说，他是一个非常善良、极为虔诚的人，授课是教而不倦并且是和蔼可亲的，他跟这名老师学习了几本阿拉伯文语法。十七八岁时，父亲又为他请了一名叫古尔·阿里·沙（Gul Ali Shah）的老师继续教他阿拉伯文语法，此外还教他逻辑学和哲学。因为他的父亲是位医术高超的内科医生，在他的指导下，阿哈默德也读了几本医学书籍。虽然他所受的教育在当时已经算是程度很高了，但若从他将要肩负的重要使命的角度来看，他现有的知识是不济于其使命的。我认识他的几位同窗和教过他的几位老师，他们都是一些很平庸的人，那几位老师也不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因为那时教育和学习文化知识并不被社会所重视，只要读过几本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书都可以被认为是有学问的人。因此，他当时的学习环境和教他的老师都不能为他将来所要承担的重大使命提供足够的准备。他只能阅读一些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书籍，并能用波斯文熟练地表达思想，至于讲阿拉伯语就马马虎虎了，他那时所受的教育仅此而已。在宗教方面，他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很少。然而，他喜欢看书，在他父亲的书房里一坐就是几个小

时。父亲怕他累坏了身体，常常说他，总是想方设法改变他的这个习惯，尽量提高他对日常生活的兴趣。

基本教育结束后的生活

到他受教育阶段结束时，英国在旁遮普的势力已经得到了巩固。暴乱的时代过去后人们认识到，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在英国政府里任职。因此，很多贵族子弟都急于去行政管理部门求职。父亲出于这种考虑，同时也看到儿子对于继承家产毫无兴趣，就劝他到政府部门去找工作。这样他就到锡亚尔科特在副行政长官办公室里谋到了一个职位。闲暇时他仍然继续读书，研究教义。每次从办公室回到家中，他不是自学就是教书，或是与人讨论宗教问题。他的虔诚和对安拉的敬畏是众所周知的。虽然他还不足三十岁，却已深得穆斯林和老一辈印度人的敬重。他性格内向、简出。当时正是基督教在旁遮普开始传播的时候，穆斯林还不熟悉他们无孔不入的传教方式，因而经常败在他们手下。但是，只要有阿哈默德参加辩论，基督教总是被击败。有些基督教的传教士尽管信仰不同，但他们尊重真理，阿哈默德逐渐也得到这些人的敬仰。

传教士们把英国殖民者的胜利看作是他们自己胜利的前奏，他们甚至十分幼稚地幻想不久英国政府就会用武力迫使穆斯林接受基督教，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出版的攻击伊斯兰教的书中得到证实。他们无耻地使用最强硬的语言攻击伊斯兰教和它的创始人，以至英国

官员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不得不承认，如果这些挑衅性的著作导致 1857 年的叛乱事件重演，那是不足为奇的。事态继续发展，到后来传教士们才认识到，统治印度是英国皇室的事，而不是传教士的事；维多利亚女王政府并不赞成用武力推广基督教，而去伤害当地人们的宗教感情。简而言之，那时候穆斯林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传教士们也只是对接受他们宣传的那些人才显得比较文明，而对那些对他们的宣传怀有疑问的人，他们就大发雷霆。然而，阿哈默德的正直、诚实和谦恭给锡亚科特的传教士巴特勒神父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信仰，而且在有分歧的宗教问题上从不向对手屈服。巴特勒神父很清楚，他无法改变阿哈默德的信仰，相反他自己的信仰倒有可能被改变。再者，阿哈默德的才智比他高，他也可能因此怀恨在心，但他给予阿哈默德的待遇还是比其他人优厚。在巴特勒神父回英国前夕，他拜访了副专员公署。当副专员问及他来访的意图时，他直言不讳地说，他是来向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告别的。他进了门，径直向阿哈默德走去，坐下来谈了一会儿，然后道别。

辞去公职

阿哈默德在副行政长官公署勉强服务了四年。最后，经过父亲同意，他递交了辞职信，返回乡里。在父亲的要求下，他开始料理家产的诉讼案。但他从来没有把心思用在那上面。出于孝心，他只好按照父亲

的意旨行事，但他对父亲所从事的职业并不感兴趣。有时他输了官司以后，回到家里还面露欣慰，人们都以为官司打赢了，一问才知道却不是那么回事。人们问他为什么输了官司还如此欣然，他说他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至于结果如何，那要由安拉来决定。现在既然案件已经了结，他又有时间来专心纪念安拉了。这个时期他的生活里产生了矛盾。根据父亲的意见，他或者是全力料理家产，或者在外面找一个工作，但这两条路都与他的愿望想违，这就使他遭到一些人的嘲弄。母亲在世时是他的挡箭牌，母亲死后，他就不断遭到父亲和哥哥的责备。他们认为，他之所以对世俗如此漠不关心，是因为他懒惰。有时父亲的心情是很担心他死后阿哈默德如何维持生活，一想到这里就感到痛心。有时父亲恼火起来就叫他“小毛拉”（Mullah），心想这种人怎么会出生在他的家庭里。可是说心里话，他很敬重他的这个小儿子。每当想起他自己在世俗的道路上屡遭失败和儿子专心致志地研读教义的情景，他又感觉很满意，有时甚至喊出声来：“我儿子所追求的才是真正的生活。”但是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因为他终生都致力于纯粹的世俗之中，他始终带着一种沮丧的情绪。父亲的态度并没有对儿子产生什么影响，他有时坐在父亲身边，给他诵读《古兰经》和《圣训》的章节，那情景真是精彩极了。父亲和儿子各走自己的路，都想把对方争取到自己这边来。父亲想方设法说服儿子接受自己的观点，并希望看见他在世俗的道路上有所作为；儿子则希望看到父

亲摆脱世俗的危险诱惑，心中充满对于安拉的爱。总之，那心情不是一支笔所能描绘的，只有让人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去描绘吧。

在这个时候，阿哈默德又得考虑该做什么工作了。有人建议任命他为卡普塔拉政府的教育部官员，但他拒绝了。鉴于父亲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焦虑的情绪越来越严重，他决定留在父亲的身边，不论有什么困难，也要帮助他料理好他的事务。正如前面所说，他的兴趣不在这些事务上，然而为了实现父亲的愿望，让他的晚年尽量过得舒服一些，他还是要尽忠尽孝，把父亲的事情管理好，至于到底能否管理好，那并不是很重要。

在尽对人的天职中念念不忘安拉

他虽忙碌与协助父亲料理物质事务，但他的心却固定在他的创造主那里。只要有一点闲暇，他就赞念安拉。为了处理诉讼案，他不得不东奔西走，在路上他也从未停止过按时礼拜。即使诉讼案正在法院里进行，他也不因此而停止礼拜。有一回，他正在法院里打官司，这场官司的输赢影响到很多其它有争议的案件。如果判决于他有利，他会因此获得很多权利。当时另一案件正在审理中，忽然礼拜的时间到了，他知道法院正在审理那个案件，而礼拜时间眼看就要过去。他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作了小净，便开始在树阴下礼拜，托靠安拉来裁决他的案子。正在此时，法

院传讯他，开始审理他的案件，他没有理睬，继续礼拜。拜功结束了，他想法院一定是作了有利于对方的判决。他进了审判室，审理已经结束。当他问及审判结束时，他才知道英国法官在研究了全部案卷之后，根据案情的实际情况，已经做出了有利于他的判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安拉亲自为他辩护。虽然这件诉讼案将会给他带来物质利益，作为父亲的继承人，保护父亲的财产就是保护他自己的财产，但是他仍然毫无兴趣地做了这些事情。他之所以对自己的利益也持如此冷漠的态度，是他疏远世俗和倾心安拉的缘故。

勤奋的一生

他虽然对世俗漠然待之，但他绝不懒惰。相反，他一贯勤奋。他喜欢独处，但从不怕艰苦。出门时叫仆人骑马先行，而后他自己步行二十二或二十五多英里到达目的地。实际上很多次附近的旅行他都是徒步完成的，他很少使用交通工具，他这个爱走路的习惯一直坚持到晚年。直到七十岁以后，身患几种疾病，为了锻炼身体，他仍然每天步行四五英里，有时七英里。年轻时，他有时晨礼前就起床散步，到礼拜时他已经来到了瓦达拉（离卡迪安五英里半的地方）。

父亲辞世

他刚过四十岁，父亲病了，虽然病情不是很严重，

安拉用阿拉伯文启示说：وَالسَّمَآءِ وَالطَّارِقِ

“你要注意，夜幕降临时就要发生，而你并不知道夜幕降临时就要发生。”他就预感到父亲将在夜幕降临时逝世。这是第一次以口头形式降示给他的启示。在这之前，他曾有过很多梦境都应验了，很多印度教徒和锡克人都可以为此作证。安拉通过这个启示怜悯地向他暗示，一生追求今世的父亲就要离他而去，从此以后安拉将作为他的监护者。这样，他得到的第一个启示是预告父亲将要离世，这一噩耗自然使他哀痛，即而想到父亲死后自己今后如何生活。正在这时，他又得到一个启示，安拉安慰了他，消除了他的全部忧虑。关于这件事，主许迈喜合自己作了很生动的描述，他写道：

> “当我知道父亲日落之后就要与世长辞时，这一暗示使我感到十分痛苦，因为家庭的大部分收入是来自于他的退休金及从英国政府领取的服务年金 。我心想，他死后情况会怎么样呢？我担心缺吃少穿的日子就要到来，这些顾虑像闪电一样在我脑海里时而出现。紧接着，我浑身有一种紧缩之感，这时第二个启示又来了：
>
> أَلَيْسَ اللّٰهُ بِكَافٍ عَبْدَهُ
>
> ‘安拉不是使他的仆人满足的吗？’

安拉的启示使我如释重负，就像疼痛难忍的伤口突然被一剂药膏治愈一样。第二个启示使我懂得，安拉不会让我无法生存。我于是将这个启示逐字写下并将其交给一个叫马拉瓦马尔的印度第二阶层的人（Hindu Khatri），他住在卡迪安，此人现在还活着。我把全部经过都告诉了他，我派他去阿姆里察，告诉他在哈基姆·毛拉维·穆罕默德·谢里夫的帮助下，把启示的全文刻在宝石上，制成一枚印章，然后给我带回来。我选派他去完成这项事务是想叫他和谢里夫作为这一伟大预言的见证人。谢里夫花了五个卢比把印章做好并给我带回来，至今还保存在我这里。这是印章的印文 ”

简而言之，在他父亲去世那天里的几个小时以前，他又得到安拉的启示，让他尽管放心，不必为生计问题发愁，安拉会亲自为他安排好一切。就在那天日落之后，他的父亲去世了，从此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篇章。

父亲留下的财产包括在巴塔拉、阿姆里察 、古尔达斯普尔和卡迪安几处的房地产和商店，他和哥哥是这笔财产的继承人。根据伊斯兰教法，他们兄弟二人可各分一半。这笔财产足可满足他那不高的生活费用，但他并没有向哥哥索取他的财产，而是将其全部

交由哥哥管理，不论哥哥给他多少他都没有怨言。这样，哥哥就开始行使父亲的职权。但因为他在政府任职，并住在古尔达斯普尔，他不得不忍受很大的困难，有时连生活必需品也得不到，直到他的哥哥去世他都是这样，这实际上是考验他的时期。他面对这一考验所表现出的坚强的耐心和意志足以证明他有一颗伟大的心灵。虽然他有权继承父亲的遗产，但是当他看到哥哥是那样地热衷于占有这些财产时，他决定放弃自己的一份，而甘心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哥哥随着自己的意愿曾试着满足他生活上的需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对他表示友爱和敬意，但他们的追求相去甚远，一个完全沉醉在物质的世界里，而另一个则与之完全相反，这就很容易在他们之间产生误解。实际上哥哥把他看成是一个懒惰的人，有时深表遗憾地说他将来无所作为。有一次，他找哥哥要一点钱想订一份报纸，他的哥哥竟拒绝了这个并不太高的要求，还说那是奢侈品，不但他不肯干活挣钱而且还浪费时间去读那些无用的书报是不适当的。这位热衷于世俗事务的兄长不能理解也不能满足他的需要，这显然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更为糟糕的是，因为他的哥哥经常不住在卡迪安，当他的哥哥不在的时候，他哥哥的雇员们常常怠慢他，使他为难。

精神进修

正在这时，他接受了又一个启示，为了得到安拉的

恩惠，他必须坚持精神进修和封斋。遵照这个启示，他一连封斋六个月，在此期间他常把家里送来的午饭送给穷苦人，晚上开斋以后他派人到家里取饭时，家里断然拒绝。他只好以白水类的饮料度夜，第二天继续封斋。这确是他的一个非常艰苦的考验时期，他以极大的耐心和坚强的意志坚持下来，甚至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他也从未向他的哥哥开口或示意索要属于他的那份财产。

自我牺牲

不仅在封斋期间，就是平日里他也常把自己的大部分食物分给穷苦人，有时他自己只留下一块一两多重的饼子，有时他还把所有的食物都给了别人，自己只吃一点炒豆子。后来在他周围聚集了一伙穷人，他们成了他长期的友伴。围绕在他们兄弟俩身边的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哥哥身边是一伙比较富裕的人，弟弟身边是一伙穷苦人。他自己仅有的一点食物与他们共享，他把这伙人的需要看得比自己的还重要。

初为公众知道的人

主许迈喜合开始为伊斯兰教服务，他给各家报刊写文章回击基督教和阿里亚[13]教人对伊斯兰教的攻击。从此他的名字便尽人皆知了，但他仍然深居简出，很少

[13] 印度教教派之一。

在公众场合露面。他的时间大都是在清真寺里的一间六英尺长、五英尺宽的小屋里度过的。若有客人来，他就在清真寺或小屋里接待。后来他渐渐为众所瞩目，但他还是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

启示叠来

在这段自修的时期里，他开始接受更多的启示，而这些所预示的事物后来都应验了，于是就更坚定了他的信仰。他的朋友当中有些是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他们都亲眼目睹了这些启示是如何变成现实的，莫不惊叹不已。

《阿哈默底亚的论证》

他现在不能满足于当初以写一些文章的方式来捍卫伊斯兰教了，因为他发现敌人对伊斯兰教的进攻越发使穆斯林因为抵挡不住他们的进攻而节节败退。这时他对伊斯兰教的满腔热情被激发起来了。所以在安拉的启示下，他写了一部书，以一种使敌人无法招架的方式来阐述伊斯兰教义的真理，从而阻止他们再次进入与伊斯兰教对抗的阵地，万一有人胆敢向伊斯兰教发动进攻，此书便能提供辩倒对手的论据。他决心已定，便着手编写这部名为《阿哈默底亚的论证》（Brahin-i-Ahmadiyya）的著名的、人间无与伦比的伟大著作。书的第一卷完成以后，为了出版这部著作，他便呼吁捐助。曾经读过他文章的人们因为了解他的

伟大功绩就帮助他出版了这部书。

该书的第一部内容只是向对方的挑战，发表后在国内引起极大轰动，虽然它只是一个初步的通告和挑战，但它揭示真理的准则令每个读者都心服口服。在书的开始部分作者宣称，任何对立面的信徒如能在自己的宗教信仰里找出伊斯兰教的优越性（这些他将在书里阐述），哪怕仅找出一半或是四分之一，作者情愿把价值一万卢比的全部财产赠送给他。（他一生中只有这一次想到他还可以从财产里获得益处。他以自己的财产作为奖赏，意在说服其它宗教的辩护者挺身而出来进入竞技场，这样伊斯兰教的胜利也就完全确立了）。这本书第一部于 1880 年出版，第二部于次年出版，第三部和第四部分别于 1882 年和 1884 年出版。后来他不得不把写书的计划搁置起来，因为他又得到了一个启示， 他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为伊斯兰教服务。然而，就目前四部书所包含的内容而言，足能使人们开阔眼界。

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承认作者伟大的功绩，此书使伊斯兰教的反对者感到惊恐不安，以至无人敢出来与之争辩。这部书给穆斯林们带来极大的喜悦，他们称他为当代复兴者，尽管他自己并不这样说。当时很多知名的宗教学者都毫不犹豫地说他天分过人。在巴嗒拉有一位名叫毛拉维·穆罕默德·侯赛因的人，他当时是圣训派的首领，格外受圣训派的人的尊敬，因此政府也对他表示尊重。他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赞扬这部著作，他甚至说像这部书这样支持伊斯兰教的著

作，在过去一千三百年当中未曾有过。

在这部著作里，主许迈喜合着重记载了他日常得到的几个启示。有两三个启示应该在这里提一下，因为后面所描述的几个事件证实了它们是正确的。

”دنیا میں ایک نذیر آیا پر دنیا نے اُسے قبول نہ کیا لیکن خدا اُسے قبول کرے گا اور بڑے زور آور حملوں سے اُس کی سچائی ظاہر کر دے گا۔“(تذکرہ)

“一位警告者已经出世，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接受他，然而安拉接受了他，并以有力的攻势展示他的真理。”（《主许迈喜合启示、梦想和精神景象汇集》）

’’یَاتِیْکَ مِنْ کُلِّ فَجٍّ عَمِیْقٍ۔وَیَاتُوْنَ مِنْ کُلِّ فَجٍّ عَمِیْقٍ۔‘‘

“各种各样的、无穷无尽的事物将从四面八方来到你的身边。”

”بادشاہ تیرے کپڑوں سے برکت ڈھونڈیں گے۔“

“皇帝们将从你的衣服上寻求祝福。”

当 1884 年这几个启示在《阿哈默底亚的论证》里公布之前他还是个不知名的人，然而这部书刚刚发表，他的名字就传遍印度的每个角落，人们眼巴巴地注视着他，希望他支持伊斯兰教的事业,并还击敌人对它的进攻。这些人对他抱着这样的希望是有道理的，可是安拉却决定以出乎他们意料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愿望。随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了那些声言要为他随时准

备献出生命的人，后来变成渴望吸食他的血液和千方百计破坏他事业的人。他不是以凡人的方式，而是通过安拉的强大力量才被人们接受的。

哥哥的死

1884 年他的哥哥去世时没有留下后裔，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哥哥财产的继承人，然而他出于对兄嫂的关心，并没有把这笔财产全部继承过来。根据兄嫂的要求，他把财产的一半分给了他的养子米尔萨·苏尔丹·阿哈默德。关于过继问题，他坚持伊斯兰教不准过继的观点。但是为了安慰失去丈夫的嫂子，并使她今后的生活有着落，他高高兴兴地把全部财产的一半分给了她的养子。关于他自己的那一半，他并没有立即据为己有，而是交给他的亲戚代管了很长时间。

卓越的信士

哥哥死后一半年，根据安拉的旨意，他和德里一个穆圣后裔的大户人家的女儿成了亲，这是他第二次结婚。当时《阿哈默底亚的论证》已经出版，因为常常有人来拜访他，地处偏远的卡迪安开始有幸接待客人，每月一次或两月一次。读过这部书的人越多，他的名望也就越高。其中读过这部书的还有位出了名的伟大人物，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承认他渊博的学问，不论他和什么人在一起，他的天赋都给人留下深

刻的印象。作为群众所尊重的人（我这里是指我尊贵的老师，已故的毛拉纳·努尔丁先生），他能成为阿哈默德的信从者当然感到很自豪。这部书发表时，他是查谟[14]拉惹的医生。那时他正在查谟，读了这部书并为之倾倒。他忠于主许迈喜合直至去世。

忠顺的誓约

这部书和它的作者声望越来越高，好多人写信请求他接受他们作为信从者的效忠誓约。他回答说，他做一切事情都遵从安拉的指示，而安拉还没有指示他接受信从者。1888 年 12 月，安拉指示他应该接受人们要求作为信从者的誓约。随后，即 1889 年在卢迪亚纳一个叫米扬·阿哈默德·詹的忠实信从者家里举行了第一次宣誓仪式，第一位效忠宣誓的人是毛拉纳·努尔丁（愿安拉喜悦他），那天共有四十人参加宣誓。

主许迈喜合

直到 1891 年一个重大事件发生，即阿哈默德又得到一个启示，说拿撒勒的耶稣——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都相信他会再次降临——已寿终正寝，再不能回到世界上来。所谓他“再次降临”是说，与耶稣的道德精神相似的一个人将要出现，而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安

[14] 位于印度北部的城市。

拉反复告诫他把此事公诸于世，将要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担起这一重任。他那时住在卡迪安，他告诉他的家人，他会因为受命于这一重任而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对。后来他来到卢迪亚纳发表声明，宣布他已经受命为主许迈喜合。他的这一声明立即引起骚乱，在全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对他的风潮，先前赞扬他的宗教学者现在都起来谴责他。巴塔拉的毛拉维·穆罕默德·候赛因曾在他自己办的报纸《宣扬圣行》上高度赞扬过他，而现在却竭尽全力反对他。他这样写道：“是我将此人捧起来，我现在要把他拉下来。”意思是说，因为有了他的支持，这个人才得以声名显赫，现在他要坚决反对他，让他失去威信，当众出丑。

旅行与辩论

前面提到的这位毛拉维在几位宗教学者的陪同下来到卢迪亚纳，要和主许迈喜合辩论。他接受了这一挑战，可是在辩论的过程中对方千方百计想把辩论引向歧途。当时副专员感到情况很严重，很有可能引起骚乱。他当天就发出了一道特别命令，把毛拉维·穆罕默德·候赛因打发走了，主许迈喜合的几个朋友怕副专员也许会发一道同样的命令让主许迈喜合也离开，于是他离开了卢迪亚纳，来到阿姆里察，在那里等了八天。后来从副专员那里获悉，他从来就没有发过那道命令。他于是又回到卢迪亚纳，在那里逗留一个星期，之后又来到卡迪安。

没多久他又回到卢迪亚纳，在那里住了几天以后，又于 9 月 28 日早晨到达德里。当时德里是印度的文化中心。他的对手们已经采取措施发动当地人们起来反对他。他刚进城，宗教学者就大吵大闹的要和他进行公开辩论，并当即决定在印度圣行派学者头领毛拉维•纳齐尔•侯赛因和他之间进行辩论，地点定在德里大清真寺。这一切都在没有事先通知主许迈喜合的情况下由对方单方面决定的。在规定举行辩论的那天，德里的哈基姆•阿卜杜勒•马基德•罕乘车来到指定的地点，并要求主许迈喜合届时前往参加辩论。主许迈喜合回答道，鉴于目前群情骚动的情况，和平有可能遭到破坏，因此，除非有警察出面维持秩序，否则他不能前往清真寺参加辩论，而且辩论的安排也应该事先和他商定，辩论的条件也应该经过双方同意才是。他拒绝参加辩论引起群情激愤，他随后发表一个声明，要求毛拉维 • 纳齐尔•侯赛因在清真寺里公开发誓，根据《古兰经》的内容，耶稣仍然活着，如果他在发誓的一年之内没有受到安拉的惩罚，就证明主许迈喜合是假的，他将焚毁他的一切著作。他也定了发表此项声明的时间。

毛拉维 • 纳齐尔•侯赛因的追随者们对于这个建议感到不安，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但是大多数人坚持这个建议。他们反问道：“如果毛拉维 • 纳齐尔•侯赛因听一听主许迈喜合的建议，并当众宣布主许迈喜合是假的，这有什么坏处？”在约定的那天，大批人群来到清真寺。人们劝主许迈喜合不要到清真

寺去，那里很有可能发生严重的骚乱。然而，他还是去了，和耶稣一样，由十二位信从者陪着。宽大的清真寺里里外外挤满了人，来到清真寺，连台阶上也站满了人。主许迈喜合和他的几位跟随者穿过愤怒的人群来到清真寺壁龛就坐。警察局长和其他官员带着一百多名警察来维持会场的秩序。当场有很多人手里拿着石头，准备一声令下就向主许迈喜合和他的随行人员投过去。如果是这样，主许迈喜合就像拿萨勒的耶稣一样，将成为人们和其学者最厌恶的牺牲品，他们不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是要用石头把他砸死。他们在辩论中没有能够充分阐明自己的观点，拒绝讨论有关耶稣死的问题。他们谁也不想根据主许迈喜合的建议宣誓，也不允许毛拉维·纳齐尔·侯赛因这样做。辩护律师卡瓦贾·穆罕默德·优素福从主许迈喜合那里得到一个关于他的信仰的文字声明，他建议当场宣读这个声明 。但是，因为毛拉维的追随者们已经当众说过，他既不信仰《古兰经》，也不信仰圣训，也不信仰至圣穆罕默德，他们担心如果宣读他的声明会暴露他们的虚假面目。他们再次煽动群众起哄，使得优素福无法宣读这个声明。

警察们看出形势的严重性，便命令驱散人群，宣布取消辩论。人群随之解散。警察把主许迈喜合围在当中，护送他离开现场。因为等车，他们在清真寺大门口停了片刻。他们立即又被人群包围了，跃跃欲试地要闹事。眼看就要出事时，警察把主许迈喜合送上车，等车走了以后，他们继续驱散人群。

后来德里的人们邀请博帕尔的毛拉维·穆罕默德·巴希尔和主许迈喜合进行辩论。此次辩论的详细内容已经公开发表。

过了一段时间，主许迈喜合回到卡迪安，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月，然后于 1892 年他又一次起程。他先到了拉合尔，在那里和卡拉努尔的毛拉维·阿卜勒拉·哈基姆进行了一场辩论。从拉合尔又到了锡亚尔科特，最后又回到卡迪安。

和基督教徒辩论

1893 年主许迈喜合和基督教徒进行了一场辩论，他们的代言人是阿布杜拉·阿萨姆，一个退休的助理专员。辩论在阿姆里察举行，延续了整整十五天，关于这场辩论的详情已经以《圣战》的名义发表了。和以往的辩论一样，这次辩论还是主许迈喜合取得胜利，这一胜利在公众当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场辩论是采取书面形式进行的，双方对面坐着，用文字形式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原稿已经成书出版。很显然主许迈喜合强有力的辩词常常驳得对方理屈词穷，不得不经常改换论点，有时还无理使用过激的言辞。而主许迈喜合提出了明辨是非的原则：每一宗教的主张必须以安拉所启示的经典为依据；而其主张的论据也要出自那个经典的原文或那个宗教公认的权威著作。

一件趣闻

在辩论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使得主许迈喜合的朋友和敌人都承认他具有超群的天赋或常获安拉的扶助。有一天，基督教徒们为了使主许迈喜合难堪，他们收罗一伙残疾人和盲人，辩论正在进行中，他们就把这些人带到他的面前，说既然他声称自己是主许迈喜合，要知第一个迈喜合（耶稣）是能够医治残疾人和盲人的，如果他也能医治残疾人和盲人，他们就承认他是主许迈喜合。他们还说，他没有必要到远处寻找患病者，因为他们就在眼前。这一突然袭击使在场的人大吃一惊，人们都不知主许迈喜合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基督教徒们欣喜若狂，他们以为这对主许迈喜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将当众认输。当他们听到主许迈喜合的回答，他们立即大失所望、转喜为悲，他们设想的胜利变成彻底的失败，他那时立即和恰当的回答使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欢呼。主许迈喜哈合说耶稣能给患病者治病只是《新约》上说的，他并不相信这种说法，他也从未声言他能为患病者治病。事实上，耶稣的奇迹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新约》上确实说耶稣能够为这样的病人治病，而且不用吃药，也不需要祈祷，只是用手一摸。同时，《新约》上还写得清清楚楚，假如耶稣的信徒有像一粒芥菜种子那样的信仰，他们会表现出更加神奇的迹象。因此，不应该是这些基督徒们把这些身有残病者带到他的面前；相反，他却有权把这些人带到他

们的面前。他感谢他们好心把这些人带来，他顺便就把这些人交给他们，并按照《新约》的说法要求他们，如果他们有一粒芥菜种子大小的信仰的话，他们应该把手放在他们的身上，把他们变成健康的人。假如这些人被治好了，他就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的话也是值得相信的。假如他们不能自圆其说，那么谁也不会相信他们的话。这一反驳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些基督徒们个个目瞪口呆，急忙改换话题。

这次辩论以后不久，他访问了菲罗兹布尔，他所到之处不断受到骚扰和迫害。除了发表文章反对他以外，他走到哪里，那里的人们就联合起来骚扰、折磨他。

提倡星期五为聚礼日

1896 年 1 月 1 日，主许迈喜合提倡将星期五法定为聚礼日。星期五聚礼是伊斯兰教有益的礼制之一，也是伊斯兰教伟大的象征，他做了向印度政府递交一份备忘录的安排，提出每星期五政府部门当停止办公，这个星期五聚礼的制度对穆斯林来说是主许迈喜合降临的一个实地而有力的象征，不幸的是，这件事却在穆斯林中产生了错误的看法。他们鉴于聚礼制度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对履行这一礼制是否是他们的主命产生了疑问，并且在很多地方穆斯林早已放弃了星期五的聚礼。主许迈喜合要恢复这个制度，希望政府部门每逢星期五停止办公。他决心向政府提出申请，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写备忘录，穆斯林学者就出来反对，并提出这件事交给他们来处理。主许迈喜合所关切的只是达到目的，至于由谁来向政府交涉并不重要。应毛拉维·穆罕默德·候赛因的请求，他公开宣布，如果该先生愿意出面向政府交涉这个问题，欢迎他这样做，主许迈喜合把此事完全交给他来处理。但是遗憾的是，毛拉维·穆罕默德·候赛因利用这个手段没有做到什么，只是把这个大为有益公众的事情延搁罢了。而主许迈喜合按照安拉的旨意提出来的建议最终还是由他的信从者们完成了。

宗教大会

1896 年底，有些人提出要在拉合尔召开一次宗教大会，邀请各个宗教的信从者参加。所有的邀请都被热情地接受了。大会程序规定，各教之间不准互相攻击，各教的发言人可根据以下五个题目提交论文：

1. 人的形体、道德和精神情况
2. 人在死后生命中的状态
3. 今世人生的目的以及达到此目的的方法
4. 行为在今世和后世生命中的做用
5. 精神知识、认识真主有哪些源泉？

会议的倡导者亲自到卡迪安来会见主许迈喜合，前一次他到卡迪安来时，是主许迈喜合向他建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许迈喜合的唯一目的是让世界知道他受派遣宣传真理的使命，他不是要宣传自己、显示自

己。他劝导这位先生把他的建议付诸于实践。实际上，召开这次会议的第一份通知就是在卡迪安印刷的。主许迈喜合嘱咐他的一位追随者尽量协助这位先生，他自己并且答应向大会提交一篇论文。当他动手写论文时，他感染了严重的痢疾，然而他还是把论文写完了。他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接到一个启示，说他的论文将比大会其他人的论文都要好。他随之散发出一份传单，在会前就声明，根据启示的精神，他的论文将被宣布为大会最好的论文。大会计划举行三天，即1896 年 12 月 26、27、28 日。六个人被指定为大会仲裁人，他们是：

1. 拉伊•巴哈杜尔•巴布•普拉图尔•钱德（Roy Bahadur Babu Partol Chand ），拉合尔最高法院法官；
2. 汗•巴哈杜尔•胡达•巴赫什先生（Khan Bahadur Sheikh Khuda Baksh），拉合尔低级法院法官；
3. 拉伊•巴哈杜尔•潘迪特•拉达•克里申（Roy Bahadur Pundit Radha Kishan Cole），查谟最高法院律师；
4. 毛拉维•哈基姆•努尔丁先生（Hadhrat Maulvi Hakeem Nur-ud-Din）,克什米尔拉惹的私人医生；
5. 拉伊•巴哈杜尔•巴瓦尼•达斯（Roy Bhavani Das）,杰赫勒姆的裁决官员；
6. 萨尔达尔•贾瓦哈尔•辛格（Sardar Jawahar Singh），拉合尔卡尔萨学院委员会秘书。

各宗教很多有名的支持者都向大会提交了论文，这引起公众很大的兴趣，人们争先恐后地参加大会。实际上这次大会带有宗教竞赛的性质，不同信仰的支持者们都想看到自己的宗教获得冠军。在这种情况下，各历史悠久的宗教本来支持者就多，在会场上支持他们竞赛的人也就多，所以会场的气氛自然对他们有利。可是主许迈喜合在宣读论文时，会场上的朋友很少，反对者却很多。当时他的追随者只有二三百人，而参加大会的却不足五十人。

按规定，他的论文是在 12 月 27 日下午 1:30 至 3:30 宣读。他未能亲自参加会议，就委派他的一个信从者毛拉维·阿布杜勒·卡里姆代他宣读论文。当他开始宣读论文时，没过几分钟，会场就鸦雀无声，人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忘记了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规定的时间到了，连第一个问题还没有讲完，听众因而非常激动不安，因为下一个发言者是锡亚尔科特的毛拉维·穆巴拉克·阿里。当他宣布把他的时间让给主许迈喜合时，会场的气氛欢腾起来。毛拉维·阿布杜勒·卡里姆于是宣读到四点半即当天会议结束的时间。

因为第一个论题还没有宣读完，听众要求把剩余的部分读完再散会。仲裁人决定继续宣读论文，于是大会延长了一个小时才把第一个论题全部读完。继而听众又坚决要求会议延长一天，以便把余下的论文宣读完，于是大会仲裁人决定 29 日继续开会。因为其它宗教代表也要求增加会议时间，于是决定第二天提前一

个小时开会。这样，主许迈喜合的论文才得以继续宣读。

关于第一天阿哈默德的论文产生了如何的影响，用以下的事实就可以说明。大会开始两天开会时，直到十点半，听众还没有到齐。可是宣读这篇论文的第二天开会时，各宗派的人九点钟就涌入会场，并准时开会。这一天给这篇论文留下的两个半小时证明还是不够的，因为听众一致要求把论文读完，仲裁人没办法，只得再次延长会议时间。简而言之，这篇论文用了七个半小时才读完。这篇论文在拉合尔引起很大轰动，人们公认这是会议上最好的论文，各不同教派的信徒们也异口同声赞扬这篇论文。据负责会议纪要的人们统计，在宣读论文的过程中，听众逐渐增加到七八千人。总之，这篇论文是主许迈喜合的一个胜利，他的反对者们不得不承认他那超人的天赋，甚至反对者的报纸也无法否认他的论文是会议上所有论文中最好的一篇。这篇论文题目的英语译文是“The Philosophy Of The Teachings Of Islam”[15]，

---

[15] **编者按：**中文译本是《伊斯兰教哲学》。

世界权威书报对本书之评语

《通神书注释》（Theosophical Book Notes）：“此书对于对宗教作比较研究之学者特具吸引力。关于灵魂与肉体之伊斯兰教教义、三种境界、至高无上之存在、道德律以及许多其他，他将发现恰是他需要知道的。”

《印度评论报》（The Indian Review）：“本书值得伊斯兰教学生人手一篇，凡对伊斯兰教欲有认识的人的图书室中亦值得保存此书。”

《波斯顿精神报》（The Spiritual Journal, Boston）：“纯粹之真理。”

在欧洲和美国受到尤其热烈的欢迎。

挑战

1897 年初，主许迈喜合又采取一个适宜的办法向基督教徒证明他的真理。为了证明耶稣的真正身份只不过是一个人，及基督教的教义里渗入了许多错误是没有基础的，他公开宣布邀请基督徒们进行一次为时四十天的竞赛，同时也邀请其它各教的信徒，但主要是针对基督徒。在挑战里他提出，如果有人能证明耶稣的预言比主许迈喜合的预言更好、更伟大，他就奖给他一万卢比。但却没有一个人接受这个挑战。

关于力克拉姆的预言

1897 年 3 月 6 日印度阿尔亚团体的一名成员力克拉姆被杀，主许迈喜合在几年前就曾预言他将会被杀。这一事件在阿里亚团体中引起强烈抗议，一些暴徒开始对阿哈默底亚会会员和其他穆斯林施加痛苦。毋庸赘述，又刮起一阵反对主许迈喜合的风波，并有人公开指控他犯有谋杀罪。当局立即搜查了他的家，希望找到与谋杀有关的线索，但安拉挫败了敌人的所有企图。虽然费尽心机想把他卷进这个罪行之中，但

《布力斯陀时镜报》（The Bristol Time and Mirror）：

“显然地向西方这样发表教义的不是一个平常的人。”

最终证明主许迈喜合是无辜的。

土耳其领事在卡迪安

1897 年 5 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已经记入史册。土耳其领事候赛因·卡米经过三番五次交涉后 ，来到卡迪安会见主许迈喜合，并请求代土耳其苏丹做祈祷。主许迈喜合通过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安拉的启示已经了解到某些情况，他很坦率地告诉领事，土耳其苏丹的王国情况不好，政府成员的态度和行为也不令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苏丹的结局不妙。

他的这些话惹恼了领事，他气冲冲地离开了卡迪安，在拉合尔的一家报纸上撰文谩骂主许迈喜合，这一事件在旁遮普和印度的穆斯林当中引起了混乱。然而，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他的话是对的，有关这件事的几个预言都变成了事实。其中一个启示说：

اِنِّیْ مُھِیْنٌ مَّنْ اَرَادَ اِھَانَتَکَ۔

“我（安拉）会羞辱那些想羞辱你的人。”

因为有人对那位领事提出指控，因此那位领事被解职了。刊载他的文章的报纸也受到了惩罚。奥斯曼帝国后来事态的变化是人所共知的。

阿哈默德和亨利·马丁·克拉克博士

1897 年 8 月 1 日，一位叫亨利·马丁·克拉克博

士的基督教传教士到阿姆里察地方法官马蒂诺先生(A.E.Martineau)的法院里控诉主许迈喜合犯有怂恿谋杀罪。原告说主许迈喜合派一个叫阿布杜勒·哈米德的人谋杀他，法官随之签发逮捕证逮捕被告，可是发现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发生在另一个地区，他无权逮捕被告，于是案件被转到古尔达斯普尔地区法院。当时那里的地方法官是道格拉斯上尉(Captain M.W.Douglas)，他担任过安达曼岛首席专员，现在他已退休而居于英国。阿布杜勒·哈米德对他说主许迈喜合派他去要用重石把克拉克博士砸死，而他对阿姆里察地方法官讲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使法官产生了怀疑。法官做了一系列仔细的调查，在四个星期之内进行四次听证，然后对案件做出处理。虽然原告和他的同伙都是基督教徒，但道格拉斯上尉作出了公正的判决，宣布主许迈喜合胜诉，并且非常体面地准许他离去，还允许他起诉诬告他的传教士，但主许迈喜合原谅了他们。地方法官在他的命令里这样写道：

“我听他的供词觉得很荒唐，因为，首先他给我的供词和给阿姆里察地方法官的供词不相一致，而且此人行为举止很可疑。另一个使我对他的供词产生怀疑的理由是，他和布道所雇员们相处越久，他的供词就变得越详细。例如，他在 12 日和 13 日分别提供两个供词，在第二个供词里加进了好几处第一个供词里没有的细节。这就使我产生了怀疑，或是有人在背后操纵他，或是他不想把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我告诉警察局长（他是一位欧洲官员）把他带出布道所大院单

独关押起来，然后把他的供词录下来。警察局长把他带出布道所大院，问他的供词时，还没有来得及对他说如果他说实话就宽恕他，他就跪在地上哭起来，承认他是被迫才说了那些话的，还说他对生活已经感到厌倦，很想自杀。他所说的反对阿哈默德先生的话都是在三名基督教徒的怂恿下才说的，他们是阿卜杜勒·拉希姆、瓦里苏丁和普莱姆·达斯；他不是阿哈默德先生派来的，和他也没有任何关系；他前一天供词里所说的那些错话，第二天就有人指使他改正过来；曾答应过事后要保护他的那名阿哈默德先生的信从者，其实他连那个人的面也没见过；背后操纵他的那些人们教他把那个人的名字和地址记在脑子里，他们怕他万一忘记还把名字写在他的手心里，必要时也可以看。”他还补充说：“当那些怂恿他的人说服了他提供反对阿哈默德先生的第一个供词时，他们高兴地嚷起来：‘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意思是说，阿哈默德已经是瓮中之鳖了。”

地方法官详细地记录了他申诉的理由以后，就让主许迈喜合离去了。这个案子使他的敌人欣喜若狂，一名叫阿尔亚萨马吉的律师免费为传教士辩护，好几位一流的穆斯林学者也自愿出面作证反对他。一句话，基督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联合起来攻击主许迈喜合，而且使用的是很不光彩的手段。但是安拉赋予道格拉斯上尉以坚定和勇气，比起彼拉多[16]更加坚定和勇

[16] 罗马帝国犹太行省总督(公元 26 年-36 年在位)。根据新约《圣

敢，最终他还是坚持了正义。他没有像彼拉多那样，甩手不管，把主许迈喜合交给他的敌人，而是勇敢地让他离去，由此证明英国的正义比罗马的正义更优越。

倡议和平

在此期间，主许迈喜合以“和平最好”为题发表公告 ，向穆斯林学者们发出倡议，呼吁他们在十年之内不要干扰他，让他有时间去抵抗伊斯兰教的敌人，因为他们说他是个骗子，不出十年他将以尴尬的命运而告终。另一方面，如果他的宣称是对的，他们将免受安拉的惩罚，因为安拉是惩罚那些与正义作对的人的。但是这些穆斯林学者们不同意，他们宁愿主许迈喜合继续作兄弟间阋墙之争，也不愿主许迈喜合去抵抗伊斯兰教敌人的外辱。

1897 年 10 月他去木尔坦为一个案子出庭作证，在回来的路上他在拉合尔停了几日，他在街上走的时候人们辱骂他。那次正好我和他在一起，当时我只有八岁，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都与他为敌，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吹口哨哄他，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起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我看见在瓦齐尔汗清真寺门口的台阶上站着一个人，这人小手臂断了，残臂上包扎着一块布，他和人群一起大嚷大叫，一边用它的残臂击打另一只手，一边喊着：“嘿！嘿！米尔萨逃跑

经》所述，曾多次审问耶稣。

啦！”意思是说主许迈喜合从竞赛的场地上逃跑了。看到这个场面我感到震惊，我从车窗探出头来看了他很长时间。后来主许迈喜合从拉合尔回到卡迪安。

为社会带来安定的伟大贡献

同年旁遮普省发生鼠疫，政府采取措施控制传染病蔓延，其他宗教领袖反对这些措施，而主许迈喜合坚决支持。他告诉他的信从者们，采取这些措施并没有坏处。伊斯兰教义规定，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公众的健康。他的这个声明对维护社会稳定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政府在传播鼠疫，而且违反伊斯兰教义。其实，宗教学者团体已经发表了权威性的声明，说在流行鼠疫期间，离开家是有罪的，就这样他们担负了成千上万无知的人们死亡的责任。当向人们分发灭鼠药的时候，有人说是鼠药带来了瘟疫；当向人们分发灭鼠器时，也有人反对。总之情况很混乱，在有的地方，政府的卫生工作人员受到虐待。在这一关键时刻，主许迈喜合的声明和行动使很多人擦亮了眼睛。他向穆斯林们解释，在流行鼠疫期间，伊斯兰教并不禁止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到村外或城外去住，而是禁止人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因为那就会把传染病带到另外的地方。

主许迈喜合提出挽救印度动荡局面的方案

宗教问题上的纷争使得印度这一时期动荡不安，特别是 1897 和 1898 这两年，反对主许迈喜合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政治上不得意的人们利用宗教冲突煽动人民反对政府。在这种形势下，政府于 1897 年颁布限制叛乱的法律，可是国家继续沿着人民反对政府的方向往下滑。法律实际上没有起很大作用，因为印度是一个宗教至上的国家，印度人对宗教问题比对政治问题还要敏感。法律没有规定制止宗教冲突的条款，因为通过这个法律时政府并未认识到规定这一条款的必要性。而政府所忽略的这一点却被独居的主许迈喜合看到了。1897 年，他向印度总督埃尔金勋爵呈递了一份备忘录并以传单形式公开散发。他在备忘录中向总督解释说，宗教冲突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宗教矛盾引起公众心里的不安，作乱者就混水摸鱼反对政府。主许迈喜合建议：在宗教冲突和宗教辩论中使用谩骂和挑衅性语言应受法律制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三条具体建议：

1. 法律一方面允许各宗教只阐明自己信仰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应该限制他们互相攻击。这样的法律既保证了宗教自由，又避免了偏袒任何一方的嫌疑，也就不至于因为限制互相攻击而得罪任何一方。
2. 如果以上建议不能被采纳，那么至少应该禁止反对与自己宗教相同的那些信仰；也就是说，

不允许攻击有关对方的宗教信仰，而那些信仰其实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信仰。

3. 如果第二条建议不切合实际，那么可采纳另一个方法，即政府在与各宗教充分协调以后，列出该宗教有权威性的书单，除非在这些书里发现了问题，否则不允许任何人提出反对该宗教信仰的意见。如果无根据地乱提反对意见，而这些信仰又并不是他们的信仰，那只能造成互相之间越来越深的积怨和仇视。

假如政府那时如果实行了这些建议，那么后来出现的动乱是完全可以事先避免的，可是那时的政府并不认为这样的法律是有必要的。政府顾问们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事情在不断发展，而当代的先知[17]却注意到了。十年以后，既 1908 年，政府不得不

[17] **编者按：**神圣的《古兰经》是最后的天经，穆圣是最后的持经圣人，在他以后不会再有持经圣人的出现，但根据时代需要以复兴者的身份会出现有忠顺于穆圣的先知。在一些圣训中，这位穆圣精神形象的人物被称为迈喜合，圣训中提及这位先知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受道教长，然而这两个名词适用于同一个人， 这一宣称者是已故阿哈默底亚会创始人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他受命为伊斯兰教和穆圣服务，安拉告知他已被授予先知品位的光荣，但有一个条件：他要始终不渝地完全信从穆圣和《古兰经》。

关于自己的先知品位，主许迈喜合说：“由于我信从穆圣（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而受赐了这种崇高的地位。假如我不是一个信从他的人，假如我未曾忠实奉行他的教导，那么即使我的善行堆积成高山，也决不会达到能与安拉通消息的这种崇高地位。现在再也不会出现一位带来经典的先知，但是仍然能出现一位不带经典的先知，他永远只是一

通过一项法律，禁止一种信仰的人使用谩骂或挑衅性的语言攻击别人的信仰，违者将受到如下的惩罚：印刷和发行攻击性新闻资料的人要交纳保证金，保证今后不再重犯，或印刷和发行的资料予以没收。但这项法律通过的太晚了，不可能达到十年前主许迈喜合刚提出时所能达到的那种效果。事实上，印度各种问题来源于宗教分歧和冲突，这些分歧和冲突被作乱的人们巧妙地用来当作反对国家的把柄。每当有人对别的宗教信仰进行辱骂时，就正适合作乱者的目的，以此煽动无知的群众对政府不满，并欺骗说这都是政府对人民进行迫害的压制。这样一来，群众就放过了真正的罪犯，而对政府不满起来。

1898 年，一名放弃了伊斯兰教而改信基督教的人发行了一本书，用极粗鲁的语言诽谤伊斯兰教至圣先知（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的妻子们。这本恶意的著作激怒了穆斯林。主许迈喜合说：“这种愤怒情绪会导致国家的动荡不安。”拉合尔的穆斯林协会向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政府把它列为禁书，但是主许迈喜合不同意这样作，因为那会被人误认为是穆斯林衰败了。他建议发表一篇驳斥性的文字，但该协会没有采纳主许迈喜合的意见，结果正如他所预料

个信从穆圣的人。因此，我是一个信从者，并且是一个先知。”（《安拉常德的表现形式》）

的那样，他们失败了。主许迈喜合所采取的立场[18]，协助穆斯林维护了他们的固有权利，保护了他们的信仰，也避免了穆斯林的重要人物受人攻击。

同年，为了加强会体和保持它的特色，他颁布了有关婚姻和社会关系的几项规定，禁止阿哈默底妇女和会体以外的人结婚。

也在同年，他邀请政府藉着他提供的精神迹象的实例，来验证他使命的真理性。他这样做的意旨是让政府官员充分了解他的使命。最后他完成了这项意旨。

一所伊斯兰教教育中学（Talim-ul-Islam）

为了使本会的孩子们受到伊斯兰教育和避免受普通学校不良思想的影响，他于 1898 年建立了一所中学。第一学年学生们就受到了初级教育，后来每年增加新的班级，1903 年就有学生参加升大学的考试了。

1899 年他的反对者们为了阻挠他为保持和平所做的努力，对他进行了诉讼。但和以往一样，他的反对者的结局总是很尴尬，而他总是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

1900 年，他又取得了驳斥基督教义的伟大胜利。

---

[18] 1898 年 5 月 4 日，主许迈喜合向旁遮普省副省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示这本书已经分发了数千册来伤害穆斯林的感情，现在禁止它是没有用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写过数以千计的书籍，使穆斯林难过之极。因此应纠正这些行为，并禁止使用此类粗鲁的语言。

他邀请拉合尔的英国主教勒夫罗伊博士藉祈祷受接纳的方式为各自的信仰辩护。几家主要的报纸都支持他的邀请，但主教并没有敢来捍卫自己的宗教。

阿哈默底亚会命名的由来

1901 年进行了人口查对，主许迈喜合发表公告，嘱咐他的信从者们在调查表上以阿哈默底穆斯林的名义登记，这样他就把追随他的穆斯林和其他穆斯林区别开来。

同年，一些反对他的亲戚在他的清真寺门前垒起一道墙，对他和他的信从者们进行干扰。礼拜的人们去清真寺时只好绕道而行，这给他们带来很多不便，使他们很苦恼。在说服工作失败以后，主许迈喜合只好于 1901 年 7 月到法院起诉，请求帮助解围。8 月份法院判他胜诉，墙被拆除，并责成他们赔偿诉讼费。但主许迈喜合宽恕了他们，没让他们赔偿。

《宗教评论》（The Review of Religions）

1902 年他指示，为了在欧洲宣传伊斯兰教而筹办一份杂志，杂志的名字为 Review of Religion (《宗教评论》)，直至今天它仍然是一份很出色的杂志。它用英文和乌尔都文两种文字出版。事实证明，它是在欧美宣传伊斯兰教很有用的媒介。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一致称赞它刊载的文章。早期除了阿哈默底亚会的

成员写稿外，主许迈喜合也为它写稿。他用乌尔都文写作，英文版发表它的翻译。这些文章给读者留下极好的印象，在出版的第一年，杂志就享有了很高的盛名。

宰牲节的天启演说

在同一年穆斯林的宰牲节上，也就是朝觐开始的第二天，主许迈喜合在安拉的指示下用优美的阿拉伯语作了即兴演讲。他演讲时好像完全忘记了周围的环境，脸色红光焕发，令众人惊奇和振奋。这是一篇无与伦比的劝辞，文题独具风格，就是最出色的阿拉伯文学家也莫过于此。演讲充满了伟大的真理和博大精深的思想。这次演讲曾以《天启演讲》为题问世。

教授阿拉伯语

他创造了教授阿拉伯语的一种很简捷的方法。他用阿拉伯语写出几个简单的句子，叫他的信从者练习，藉着这种方法，他们每次逐渐地熟悉了这种语言。这些句子都是有关日常生活的用语，句子里使用的都是常用的名词和动词。他按照这种方法只教了几次课，后来因要事缠身，这个计划就搁置了。无论如何，他为他们指明了道路，他们能以此方法继续学习。他的愿望是，每一个穆斯林除了会其本国母语以外，还应该把阿拉伯语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不论男女都应该

学习它，好叫他们的后代将来掌握这门语言，小孩从小就可以同时学习两种语言，即自己的母语和阿拉伯语。不实现这个目标，伊斯兰教就不可能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人们不懂得自己宗教著作的语言，就不可能谙识自己的宗教，就不可能保证伊斯兰教不受敌人的攻击。如果人们只依靠阅读翻译作品来学习自己宗教的知识，那就不会得到他们宗教和经典的足够的知识，也就不会成为真正的穆斯林。有了翻译，人们就不去读原著，翻译不能代替原著，人们就慢慢忘记了他们信仰的真义和精神。主许迈喜合的信从者们至今没有忘记完成他的这一愿望。如果安拉意欲，他的这个愿望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遵照穆圣预言为清真寺奠定塔基

至圣先知（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曾预言：“迈喜合将降临在大马士革东部的白色塔上。”这一预言的真正含义是，主许迈喜合将带着明显的证据及征兆降临，他的光荣将遍及全世界，他将取得极大成功。在解梦的语言里，“塔”意味着无人能否认的明证，“站在高处”意味着有目共睹的精神高位，“降临在东方”意味着谁也无法阻挡他取得成功。然而，出于这一预言字面上得以实现的愿望，主许迈喜合于1902 年在卡迪安的阿克萨清真寺里奠定了一个塔基。

走向成功

1902 年底，一名叫卡拉姆丁的人控告主许迈喜合犯有诽谤罪，于是他被杰赫勒姆法院传讯，他在 1903 年 1 月到了那里。这次出庭是他走向成功的征兆。虽然他出庭去为自己的“刑事罪”辩护，但仍有无数的人到火车站去见他，当他下火车时，车站上人群挤得简直无落脚之地。车站外面也是人山人海，接他的车无法通过。当局只好采取特别措施维持秩序，行政长官欧拉姆·海德尔被调来完成这一特殊任务。他寸步不离主许迈喜合，费了很大的力气在人群中为他的车开路，人群一直拥挤到城里。除了城里的人以外，左右村庄的人也来争相目睹他的光彩。当场有一千多人要求加入他的会体。他到了法庭以后，里面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一直排到外面的路上。在第一次听证会上，主许迈喜合的案件就被解除了，于是他便回去了。

这一年是主许迈喜合使命中取得光辉成就的一年，有时一天内就收到五百封要求加入会体的信，信从者的人数由几千人增加到几万人。各阶层人士都有向他做忠顺许约的，宣教事业一日千里，影响所及从旁遮普省直到其它省和其它国家。

复兴伊斯兰教的殉教者

同年本会遭受了一位伟大成员的损失，他们最卓越

的成员之一——萨希布扎达·阿布杜勒·拉帝夫先生因被指控犯异端邪说罪，在喀布尔被处以石刑。

在法院遭刁难终而水落石出

虽然在杰赫勒姆通过法律程序对他进行迫害已经结束，但现在又开始了，而且来势更猛。卡拉姆丁在杰赫勒姆控告他犯有诽谤罪，现在又在古尔达斯普尔控告他犯有同样的罪行。案件拖延了很长时间，而且负责审理此案的一个法官中途调往别处。后来审理的日程安排得很紧，主许迈喜合只得住在古尔达斯普尔。负责审理此案的两名法官都是印度教徒，不知道为什么，案件的程序一拖再拖。其实案件只围绕三四个字转来转去，卡拉姆丁关于主许迈喜合曾说过无耻的谎言，而主许迈喜合在一本书里就说他是 كَذَّابٌ (说谎者)，在阿文中也表示顽固不化的说谎者。他还说他لئيم(卑鄙)，这个词有时也含有“杂种”的意思。原告强调说，他实际上只不过说了一句平平常常的假话，主许迈喜合却说他是顽固不化的说谎者和杂种。法院对这些字眼的内涵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此外还提出一些类似细微的问题，一直讨论了两年才作出结论。在审判过程中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法官迫于他的同教人的压力之下，借用有利形势，哪怕只是一天也要把被告关进监狱。一些朋友们听到这个谣传都很焦虑，纷纷来告诉主许迈喜合这个消息。主许迈喜合当时正躺着

休息，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满脸容光焕发，用一只胳膊支起身子，断然地说：“什么？他敢用手摸一摸安拉的狮子吗？如果他胆敢这样做，他会看到他自己将落得什么下场。”这个消息是否有根据不得而知，但那时法官确实被调走了，被剥夺了他的刑事裁判权，又过了一阵就被降职了。接管此案的新法官也是拖延时间。主许迈喜合过去在地区法院里可以坐椅子，现在他虽然身体严重不适，但新法官也并不予以考虑。有一次新法官甚至不给他水喝，经过很长时间的审判，最后判决主许迈喜合赔偿原告五百卢比。他不服判决，提出上诉，阿姆里察地方法院一位叫亨利先生的欧洲人审理了他的上诉。他一检查此案的案卷感到十分惊奇，为什么一桩小事却拖延了这么长时间？他还说如果他是此案的审判法官，第一次开庭就可了结。他认为，对于卡拉姆丁这样的人来说，使用再刺耳的语言也不为过分，全部审理程序是极不正常的。他只作了简短的审理就宣布主许迈喜合无罪，并取消罚款。就这样，一个欧洲法官用他自己的言行又证明了一个真理，即真主总是把统治给予他认为值得的人。此案在 1905 年 1 月终结，其结果正和几年前安拉向主许迈喜合所预示的一样。

拉合尔之行

案件还在审理过程中时，主许迈喜合做了两次旅行。第一次是去拉合尔，那是在 1904 年 8 月，他在那

里住了两个星期。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火车站上被挤得满满的。他的到来轰动了全城，从早到晚都有人在他住宿的房外等着。反对者也时而来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找茬儿吵架。有的暴徒甚至破门而入妇女住处，最后只得把他们赶出去。应几位拉合尔朋友的邀请，安排了一场公开演讲。演讲词印成稿子，由毛拉维·阿布杜勒·卡里姆宣读，主许迈喜合在一旁坐着，听众有七八千人左右。演讲稿读完以后，听众要求主许迈喜合亲自讲几句话。他立即站起来，对着听众讲了半个小时。因为事先了解到，不论他走到哪里，各个宗教的信从者，特别是穆斯林对他都表现出一种敌意，所以这次警察当局作了充分的安排，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除印度警察以外，还调用了欧洲士兵，手持刀剑，三步一岗、两步一哨。警察当局了解到有些暴徒准备在演讲厅外面捣乱，因此他们事先采取了特殊的防范措施，以保证主许迈喜合离开演讲会场时不会受到伤害。前边有骑警开路，主许迈喜合坐在后边的车里跟着，再后面是步行的警察，然后又有骑马的人，最后又是一对警察。主许迈喜合就在这样层层设防下被送到住所，破坏者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他从拉合尔又回到古尔达斯布尔。

1904 年 10 月底古尔达斯布尔的案件终结后，他回到了卡迪安。

锡亚尔科特之行

10 月 27 日他到了锡亚尔科特。他是应那里的几位

朋友的诚挚邀请而去的，他们说因为他青年时期曾在那里住过几年；现在安拉使他在主道事业上获得伟大成功，希望他能再次亲临该城为它求主赐福。

这次锡亚尔科特之行又一次展现了他使命成功的另一个迹象。途经各站都有很多人来迎接他，以至于站台上难以容纳下这么多人。在拉合尔车站，人们把站台票抢购一空，最后车站当局只得允许人们无票进站。在锡亚尔科特，从车站到住处相距一英里多的路上都挤满了人群。火车黄昏时才到站。离站时耽搁了时间，主许迈喜合还没走多远天就黑了。道路上人山人海的真叫人担心车会辗过人。幸好警察事先采取了特别的措施来保证道路畅通，锡亚尔科特的一位名誉法官亲自协助警察维持秩序。遭到了很多困难，动用很多警察，才打开一条道路，车辆方可缓缓前行。车上的窗户都打开着。街道两旁挤满了人，商店门楼里也站满了人，有的人没有地方可站，就跑到阳台上或遮阳的木架上去。为了看清他的面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自家的房顶上点了灯。房顶上站满了男男女女的人们，他的车一到，就都举起火把争相目睹他的尊贵面容，有的人还向他的身上撒花。

主许迈喜合在锡亚尔科特停留了五天。这期间他除了和来访的人们谈话以外，还举行了一次公众演讲。这一消息刚公布出去，学者们就发出公告，禁止人们参加演讲大会，并做出这样教律上的决定：谁听了他的演讲，谁将遭到解除夫妻关系的惩罚。这是印度穆斯林宗教学者手中的一个有利的武器，他们以此越发

操纵一部分无知的穆斯林。他们不甘心于此，同时又宣布举行一场演讲大会来和主许迈喜合对抗，会场就设在主许迈喜合会场的对面，以便阻止人们去听他的演讲。他们还在会场入口处设置了纠察员，并命令他们宣布听他的演讲是罪恶。有的人甚至抓住有意参加演讲会的观众，生拖硬拽把他们拖走。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蜂拥而至。当人们听说主许迈喜合已经来到会场时，就纷纷离开对面学者的会场，来到主许迈喜合的会场里。那天虽然不是假日，但是很多政府雇员也成群结队地来听演讲。这份演讲稿也是事先印好，由毛拉维·阿布杜勒·卡里姆宣读的。演讲过程中就有人试图捣乱，但立即就被警察压下去了。这位警官是欧洲人，他中肯地问那些穆斯林：“演讲的人是在为他们说话，他是在向他们宣传尊贵的先知（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的伟大，他们为什么对他动怒？”他指出，动怒的应该是基督教徒，因为演讲者在极力证明他们的养主（耶稣基督）已死。总之，由于警察的机警和干练而避免了一场骚乱。这次演讲的一个特点是，主许迈喜合第一次宣布他担起了克里希纳所负的使命，并向印度教徒宣布了接受他和他的使命的责任。

演讲结束后，主许迈喜合在回住所的路上，有人向他投掷砖块，但这些人被警察驱散了。第二天主许迈喜合在回家的路上，由于警察的机智，所有捣乱的企图也都没有得逞。一些暴徒找不到伤害他的机会，就跑到城外铁道边去等他，火车来时他们就朝火车投石

块，只打碎了几扇窗子上的玻璃。

毛拉维·阿布杜勒·卡里姆之死

1905 年 10 月 11 日，主许迈喜合的几位主要信从者之一，曾多次代表他宣读演讲稿的毛拉维·阿布杜勒·卡里姆久病不愈，顺主归真。主许迈喜合指示在卡迪安建立一所宗教学院，培养精通伊斯兰教的学者，以继承那些去世的人们的职责。

再访德里

毛拉维·阿布杜勒·卡里姆去世后几天，主许迈喜合又去了德里，在那里住了将近两个星期。虽然德里现在和十五年前不同，那里的人们不像以前一样表现出那种疯狂的骚乱，但是当他在德里期间，仍然招致了一些大的骚乱。两个星期里他没有举行公众演讲，但几乎每天在他的住所都举行小型讲座，规模不大，每次只容纳二百至二百五十人参加。一两次曾有人试图捣乱，一些敌对分子甚至闯了进来，但总的气氛比他第一次来德里时已经好的多了。

访问卢迪亚纳和阿姆里察

从德里回来路过卢迪亚纳时，那里的阿哈默底亚会劝请他住几天。他在那里作了一次公众演讲，很顺利

地完成了。阿姆里察的阿哈默底亚会派来一个代表团劝请他在他们那里也住一两天。他同意了，在阿姆里察就停下来了。该城到处都有反对他的人，他们深受毛拉维影响，由于他们的煽动，城里起了很大的骚乱。在演讲的那一天，他们想方设法进行阻止。当主许迈喜合来到演讲会场，好几个毛拉维头戴特大的包头巾，身穿长袍，站在门口以狂妄的姿态煽动人们反对他，很多人衣服里藏着石头。主许迈喜合进了会场开始演讲，毛拉维们等待机会煽动暴徒闹事，但终未得逞。演讲进行了一刻钟到二十分钟时，有一位朋友给主许迈喜合送上一杯茶。当时他嗓子疼，喝点热茶可以减轻痛苦，而他却摆摆手表示不喝，最后因为那位朋友的坚持，他就抿了一口。那时恰好是斋月，毛拉维们立即大嚷大闹，说他不是穆斯林，因为他在斋月里不封斋。主许迈喜合回答说："《古兰经》规定，有病的人或是旅行的人不应封斋，他既有病又在旅途之中，当然不应封斋。"但是要让煽动的人群马上平息下去是不容易的，会场越来越乱，警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压不下去。最后，按照一个人的建议，请主许迈喜合坐下来，叫一个人诵读一首诗。这时会场安静下来，主许迈喜合刚一站起来继续讲，毛拉维们就继续闹起来，并煽动人们向讲台跟前挤去袭击他。警察拼命想阻拦他们，但几个警察怎能阻拦住上千的人呢？人群向海浪一样往前暴涌，越来越近，警察感到努力无效后，就告诉主许迈喜合他们没有办法了，于是他停止了演讲。但这并没有使骚动的人群平息下

来，他们仍继续向讲台涌去，伺机袭击他。警察要求他退到后面的屋里去，并派一个警察去备车，同时警察阻止人们进屋。主许迈喜合从旁门上了车，他还没有坐下人们就知道了。站在会场外面的人一齐向他冲过来，其中有一个人用一根很大很粗的木棒朝他打过来，正坐在他身旁的一位信从者马上挺身而出，于二者之间挡住了袭击。幸而当时车门是开着的，木棒正好打在门上，而这位信从者只受了一点轻伤。主许迈喜合刚坐下，车就开走了。人群从后边投掷的石子像雨点一样落在车上，百叶窗原本是关闭着的，因为受到石块的击打而屡次掉下来，我们在车子里的几个人把百叶窗再挂上去，可是很快又掉下来，最后只好用手把百叶窗支撑在原位上。由于击打过来的石块力量很大，百叶窗仍然不断地往下掉。赖真主的慈悯，我们谁也没有受伤，只有一块石头穿破窗子打在我弟弟的手上。好几名保护车辆的警察遭到了击打，他们就把人群从车子周围轰开。警察前后护着车子，有几名还坐在车顶上，就这样车子很快回到他的住所。人群受到了那样强烈的煽动，尽管警察不断驱赶，但他们一直跟着车子跑了很远。第二天，主许迈喜合返回了卡迪安。

总机构的组成

1905 年 12 月，他接到天命即将终结的启示。他写给信从他的人们一份《遗嘱》。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告诉他们大限的启示，并安慰他们。还宣布根据安拉的

指令要修建一所墓地，他对那些希望埋葬在那墓地里的人们作了规定，他们必须留下遗嘱，至少捐献财产的十分之一用于宣传伊斯兰教的事业。他还说安拉启示他一个令人兴奋的喜讯：只有安拉注定天园有份的人才可埋在这所墓地里。他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管理那些渴望埋葬在这墓地里的人们为宣传伊斯兰教而捐献的遗产。此外他还预言，他归真后安拉会像关照从前的先知们一样关照他的宗教事业；安拉会像在至圣先知（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归真后选拔第一继职人艾卜·伯克尔去照顾穆斯林一样，也会选拔人来照顾他的会体。在《遗嘱》发表之前，分别由几个单独的机构负责管理学校和杂志，《遗嘱》发表之后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墓地和捐献的财产。后来在几位信从者的建议之下，于 1906 年 12 月把负责管理遗产的最后一个机构改成为一个较大的机构，总管学校（普通的和宗教的）、《宗教评论》杂志、墓地和各种其它的活动，这个机构被称为总机构。

政治动荡

1907 年 9 月，他最小的儿子穆巴拉克·阿哈默德在八岁半的时候去世了；这正符合在他出生时主许迈喜合早已公布的预言。同年开始在各城镇建立分会。在那年另有一件大事，有两位先生和一位女士远自美国来访，他和他们作了长谈，向他们解释了迈喜合再临的目的。也就在那个时期，旁遮普省人出现了政治

动荡的局面，有些地区已经到了暴动的边缘。鉴于这种局面，他嘱咐他的信从者们要以穆斯林公民的身份一贯忠实自己的政府。为了遵循他的这一指示，他的信从者们在好几个地方都为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而自愿工作。

印度教萨玛杰会议

1907 年 12 月，艾莉亚·萨玛杰[19]（Arya Samajists）成员在拉合尔召开宗教会议，邀请各宗教信徒参加，他们提出一个条件，即各宗教派别之间不得互相攻击，并要求各派自觉遵守这条规定。主许迈喜合也被邀请参加会议。最初他不愿参加，疑虑会上出现不公平的现象。然而，为避免别人做出任何敌对的评论，他写了一篇论文送到会上宣读。在论文里他热诚要求与艾莉亚·萨玛杰成员取得互相谅解；他尽最大的努力讲述了伊斯兰教的优越性。他的五百名信从者买票出席了会议，其他许多穆斯林也仿效他们而出席了这次会议。但轮到艾莉亚·萨玛杰成员发言时，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先知（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进行了恶毒的诽谤和疯狂的谩骂，但我们遵照主许迈

[19] 艾莉亚·萨玛杰（Arya Samaj）为梵语“贵族社会”的意思，是贵族社会大力推动的现代印度教改革运动，由达雅南达·萨拉斯瓦蒂（Dayananda）于 1875 年创立。其目的是重建最早的印度教经典《吠陀经》，以揭示真理。他拒绝所有后来变质的《吠陀经》，但以他自己的解释为准，包括了许多吠陀后思想。

喜合的指示，以最大的耐心忍受着最喜爱的穆圣（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受辱的感情痛苦，甚至没有一个人抗议他们这种不守信用的行为。

财政专员访问卡迪安

1908 年 3 月 21 日，旁遮普省政府专员詹姆斯·威尔逊爵士（Sir James Wilson）访问卡迪安。因为这是国家高级官员第一次来访，主许迈喜合把他当作贵客招待，叫在场的所有会员向他表示欢迎，他的帐篷在自己的学校场地内支起。他的反对者们声称因为他对政府心怀反叛，所以他违背了家庭传统，不应拜访任何政府高级官员。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消除这无根据的怀疑，就亲自去拜访财政专员。在这个场合上随同他前来的有七八位追随者。财政专员很礼貌的在帐篷门口迎接他，并询问了有关会方的种种问题。谈话内容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此时穆斯林联盟刚刚成立，英国官员认为这可消除国大党的不良影响，有些官员甚至鼓励贵族们加入联盟。财政专员提到联盟的事，并问主许迈喜合的意见，他说他不赞成联盟。财政专员又谈了关于联盟的几个优点，主许迈喜合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样的政治方法和活动具有严重的危险性。财政专员力请他不要用国大党的经验来判断联盟的活动，国大党成立时的条件与联盟不同，它从开始

就注定要超越政治活动的界线。可是联盟奠基的人们和它的宣言是有其特质的，它永不会跟着国大党走。这时主许迈喜合的一位追随者——赫瓦贾·卡马鲁丁（他是英国沃金分会的创立人和《印度穆斯林》杂志的主办人）表示支持威尔逊爵士的观点，他说自己就是联盟的成员，它所制定的规章使它不会走错方向。主许迈喜合在回答他们二人时说，在他看来联盟迟早一定会染上国大党的色彩，他相信卷入到政治里面去是危险的。谈话到此结束。当代每一位政治学者都觉悟到，他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千真万确的。

最后一次访问拉合尔

同年 4 月 26 日，由于主许迈喜合夫人生病，他决定去拉合尔。有一天夜晚，他接到一个启示：مباش ایمن ازبازی روزگار，意思是“不要对变化无常的日子感到放心。”他立即把这个启示的内容告诉了周围的人，并说这预示严重的灾难将要来临。恰好那天夜里，他儿子米尔萨·谢里夫·阿哈默德病了，但是他还是登程了。当到达卡迪安最近的火车站巴塔拉时，得知由于边境上冲突造成车厢短缺，因此预订车票是不可能的，只得在巴搭拉等了二三天。主许迈喜合向夫人建议，由于安拉所预示的即将到来的灾难和他在路上所遇到为阻止前进而设置的各种障碍物，他们还是在巴塔拉停留几日为好。这样他们可以换换空气，也可以

为她安排一个女医生看病。然而他夫人希望把她带到拉合尔。两三天后这一行人到了那里，刚一进城就看到一片混乱局面。和往常一样，学者们都联合起来反对他。在主许迈喜合住所附近的空地上，反对派的人们安排了一系列演讲活动。演讲每天从晡礼后开始，一直延续到晚上九十点钟。在这些演讲里，他们使用最粗鲁的语言对他进行谩骂。他回住所的唯一道路必须经过演讲的空地，所以他的信从者们尝够了难忍的滋味。主许迈喜合嘱咐自己的信从者不要理睬他们，因为谩骂伤害不了他们一根汗毛。他打算在拉合尔继续住几天，各处的成员纷纷来看望他，他的房子里经常挤满了人，此外还有其他客人来拜访他。

对富有者的演讲

印度的富有者和全世界的富有者都一样，对宗教极不热心。其中有一位虽不是阿哈默底亚会的成员，但却是主许迈喜合的敬仰者，后来安排由他来邀请当地的大户人家赴宴，宴席开始以前由主许迈喜合向他们发表讲话。演讲略觉冗长，一个小时过去之后有一位客人表现出不耐烦。然而另有几位客人说他们每天吃饭，但饭桌上从未摆放过一道“精神菜肴”，因此主许迈喜合应该继续讲下去。他就又讲了两个多小时。关于这次讲话，有报导说主许迈喜合宣布自己不再是先知了。拉合尔出版的《人民日报》(Akhbar-i-Aam)也刊登了这一报导。主许迈喜合就此事件发表声明进行

驳斥，他说他曾宣称先知[20]，他从来没有取消这项宣称；他只是说他没有带来新的经典，因为至圣先知（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已经带来了最后的经典，它仍然有效。

和平的信息

他患了慢性痢疾，来到拉合尔以后病情更重了，客人们川流不息地来访使他不得休息。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接到一个启示：اَلرَّحِيْلُ ثُمَّ الرَّحِيْلُ ，意思是“前进的时间就在眼前；再一次启示前进的时间就在眼前。”这个启示使他的信从者们大感不安，不久就听说在卡迪安的一位朋友去世了，人们不安地认为启示和这件事有关。有人问主许迈喜合时，他说：“启示和这件事无关，而是和另外一位更重要的人有关。”这个启示使他夫人感到不安，她希望大家一起回卡迪安。他说：“回去？我已无能为力，只有安拉才能把我带回去。”尽管他已患病，尽管安拉给了他启示，但他仍埋首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发表一篇关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友好和谅解的演讲。他写了演讲稿，题目是《和平的信息》。为了准备这篇演讲把他的身体弄得更虚弱了，痢疾更重了。在写完演讲稿的

[20] 请参阅第42页编者按第17。

前一天晚上，他接到一个启示：مکن تکیہ برعمرناپائیدار，意思是“不要相信转瞬即逝的生命。”他立即把启示告诉了家人，说这个启示是关于他自己的。第二天写完演讲稿以后就送去印刷。夜里他的痢疾继续恶化，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他唤来他的妻子，她焦急地问：“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和我对你说过的一样”（意指死亡）。然后他又有了一次大解，这时他体力更弱了。他说：“把毛拉维•努尔丁叫来。”(如前所述他是一位有名的内科医生)，接着又说：“把迈哈姆德（即本文作者）和米尔先生（他的岳父）叫醒。”我正在离他不远的一间房间里睡觉。我被叫醒，看到父亲很焦急不安。这时医生已经来了，并提供了可能的救护，但不见好转，最后给他打了一针，他就睡着了。黎明时他醒来了，并作了晨礼。他的嗓子完全哑了，他想说话，但发不出声音；他要笔墨，但已不能写字，笔从手中落下来。他再次躺下时，很快就昏睡了。大约十点半左右复命归真。为了服务安拉的宗教贡献了整个生命，他圣洁的灵魂就回到了安拉那里去了。（我们都只是安拉的，我们也都只归向他）。自始至终他的嘴里只吐出一个名字——安拉。

他去世的消息在全城迅速传开了，各地的信从者们也通过电报得到了消息，当日的晚报和第二天的晨报都刊登了这位全印度的伟大人物去世的消息。他对反对者所展现出来的宽宏大量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的敌人们听到他的死讯以后所表现出来的欣喜

若狂的状态也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归真后不到半个小时，拉合尔的群众就集合在他圣洁遗体安放的处所前唱起凯歌，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则以粗俗的手势表达了他们的仇恨。

他的信从者们是对他非常热爱的，我们从此件事例可见一斑。当他们亲眼看到他圣洁的遗体时，他们宁愿否定自己感观的作证而不愿承认他们最敬爱的人已与世长辞的事实。两位迈喜合的信从者对他们的宗教导师所怀有的情感是各不不同的。当第一位迈喜合从十字架上活着下来时，人们感到十分惊奇；当第二位迈喜合永远离开他们时，他们感到痛不欲生。前者不明白，第一位迈喜合怎么会活着下来；而后者怎么也不能体认第二位迈喜合为什么会死去。一千三百年前，当先知之印——穆圣（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辞世时，一位诗人以这样的诗句表达他的悲痛心情：

كُنْتَ السَّوَادَ لِنَاظِرِيْ فَعَمِيَ عَلَيَّ النَّاظِرُ

مَنْ شَاءَ بَعْدَكَ فَلْيَمُتْ فَعَلَيْكَ كُنْتُ أُحَاذِرُ

你是我眼睛的瞳孔，
你的死使我的眼睛失去光明。
我以前只怕你的死，
如今谁要死，就让他死吧。

至圣先知（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辞世一千三百年以后，他的一位忠实的仆人的去世再一次向人们

展示了同样的情景：认识他的人们感到世界由此而变得空虚，他们把所有的欢乐留给了后世。虽然这件哀痛的事情已过去八年了，但他们的这种心情依旧，悲伤仍未减轻。即使百年以后，他们也是不会忘记安拉亲爱的先知在他们之间一起生活及与他们交往的日子。

悲伤曾使人失去平衡，每当谈到主许迈喜合的辞世，我的神志就无法专注于主题了。我已经说过，他是上午大约十点半辞世的，此后立即安排把他的遗体运往卡迪安。傍晚时分，心情十分沉重的信从者们用火车运送他的遗体。这就实现了已经在几家报纸上都刊登了的启示，即 اُن کی لاش کفن میں لپیٹ کر لائے ہیں，意思是“他们已经把他用布裹着的遗体送回来”。遗体由巴达拉送到卡迪安。在下葬之前，在卡迪安的信从者们（也包括从外地来的几百名代表们）一致推选佩拉市的毛拉维·努尔丁作为主许迈喜合的继职人（哈里发），并宣誓效忠于他。这就又实现了他在《遗嘱》上刊登的预言，即正如至圣先知辞世以后，安拉召唤艾布·伯克尔接替他的职位一样。同样的，安拉将对主许迈喜合的信从者们给予类似的关照。然后继职人主持了葬礼，午后下葬。这样就又实现了一个早在 1902 年 12 月就接到并在各家报纸上发表的启示： ستائیس کو ایک واقعہ ہمارے متعلق，意思是“27 日一个重要事件与我有关”，因为他是 5 月 26 日去世，5 月 27 日安葬的。随着又接到的另外一个启示解释了它的含义，即وقت رسید ，意思是“时间

已经来临。”

他辞世后，不论英文的和本国文的报纸，国内所有新闻界尽管与他存在着宗教分歧，却都一致宣布他的辞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当代卓越的伟人。

附录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概况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的创始人———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1835-1908），出生于印度卡迪安一个高贵的穆斯林家庭。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于1891 年受安拉启示以后，宣布自己是受道教长和主许迈喜合，伊斯兰教至圣先知穆罕默德（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和其它宗教的经典里都预言了他的降临。他的这一宣称构成了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体的基础。他的信从者相信以利亚再次降临的预言，从精神意义上讲，已由施洗者约翰以以利亚的身份到来而完成。同样，基督的第二次降临的预言也是以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的到来而完成的。由于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都同样期待着迈喜合（基督）第二次降临，因此阿哈默底亚会以这个共同信仰提供了两个宗教信者团体在一起的基础。

阿哈默底亚会的创始人从伊斯兰教至圣先知穆罕默德（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那里获得指导，他既

没有提出创立一个新宗教，也没有在伊斯兰教中进行任何创新。他的使命的主要目的是复兴伊斯兰教，他的教导体现伊斯兰教的精华，丝毫没有掺杂一点许多世纪以来损害过伊斯兰教义和实践的杂质。当狂信和反对人类进步被认为是穆斯林思想主要特征时，他提出了观察伊斯兰教的智慧和哲学的完全新进的观点。他是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教至圣先知（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的言行的基础上来阐明伊斯兰教义的。

他要求阿哈默底亚会的信从者们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伊斯兰教所教导的社会、道德和精神的价值，还要求他们不仅要在他们相互之间，而且还要在各民族和各宗教之间致力于促进和平、友爱和正义的事业。

阿哈默底亚会特别注重在全世界宣传真正伊斯兰教的使命，这一会体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的创始人反复教导，只有通过谅解和友爱才能取得人们的心服。这一会体积极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和满足人们教育的需要，不仅在他们自己的成员中，而且在他们所在的地区里也是一样的，特别在非洲建立了很多学校和医院。

虽然近一百多年以前，这个会体刚开始时原不引人注意，但现在在伊斯兰教世界却被公认为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其分支会体分布在世界各地，其忠实的信从者构成了当代伊斯兰教宣教事业中的积极成分。这个会体的第一所宣教机构于 1914 年在英国建立，伦敦清真寺于 1924 年奠基。紧接着，分会和清真寺先后

在美国、西印度群岛、加拿大、日本、东西非洲和欧亚几个国家中建立。总会设在巴基斯坦的拉布瓦市，但它在印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加纳、尼日利亚、冈比亚、塞拉利昂、肯尼亚、坦桑尼亚和毛里求斯都有数目可观的忠实的信从者。在欧洲，阿哈默底亚会分会分布在比利时、丹麦、德国、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等国。

在英国的阿哈默底亚会成员超过四万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受过专业训练，都以遵守当地法律和为所在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做出贡献而闻名。

本会电视台名为 Muslim Television Ahmadiyya，简称 M.T.A。M.T.A 是为数不多的优质、全面和严谨的电视台，自 1994 年开播以来，它把精力集中在制作无时间界限并能使所有年龄观众皆可欣赏的节目上。它充分认识到电视在当今世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全力、正面地运用自己的媒体影响，以期达到其教育观众的目的。

1908 年主许迈喜合逝世时，由一位选举出来的继职人继位。这样，哈里发（继职人）制度在经过一段长时期后，又以正统哈里发（الخلفاء الراشدون）的传统重新振兴起来。主许迈喜合的继职人因此冠以哈里发的称号，而且是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精神、宗教与行政上的领袖。选举出来的继职人是终身制的，现任哈里发米尔萨•马思儒尔•阿哈默德先生

是在 2003 年选举出来的第五任哈里发。他担任起了一个遍布全球 200 多个国家的国际组织的精神和行政领袖。

他 1950 年 9 月 15 日出生于巴基斯坦的拉布瓦，1977 年在巴基斯坦费萨尔巴德农业大学获得了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正式奉献他的一生于服务伊斯兰教。他的无私精神促使他于 1977 年亲赴加纳，在那里担任众多阿哈默底亚穆斯林学校的校长之职许多年之久。目前居住在英国。

++++++++++++++